

曲園叢書

| |
|-----|
| 14 |
| 484 |
| 37 |



484
37



讀公孫龍子

俞樓襍纂第二十二

德清俞樾

跡府第一愚按楚辭惜誦篇言與行其可迹兮注曰所履爲迹跡與迹同下諸篇皆其言也獨此篇記公孫龍與孔穿相問難是實舉一事故謂之跡府者聚也言其事跡具此也

爲守白之論假物取譬以守白辯愚按守之言執守也執白以求馬是謂守白夫道不可以有執也執仁以求人義士不至執智以求人勇士不來故公孫龍有守白之論也

齊王之謂尹文曰寡人甚好士以齊國無士何也愚按

以字乃如字之誤
尹文曰唯見侮而不鬪未失其四行也是人未失其四
行其所以爲士也愚按唯當爲雖古書通用說見王氏
引之經傳釋詞呂氏春秋正名篇正作雖見侮而不鬪
其所以爲士也上脫是未失三字當據呂氏春秋補
意未至然與愚按呂氏春秋作意者未至然乎宋謝希
聲注曰意之所思未至大道失其旨矣

且王辱不敢鬪者必榮敢鬪者也榮敢鬪者是而王是
之必以爲臣矣必以爲臣者賞之也彼無功而王賞之
愚按榮敢鬪者是而王是之當作榮敢鬪者是之也無

是而王是之彼無功而王賞之當作此無功而王賞之
也如此則與上文相對矣又按上文無非而王辱之當
作無非而王非之與此文無是而王是之相對

故龍以子之言有似齊王愚按齊王執勇以求士止可
以得勇士而不可以得忠孝信順之士孔穿執白以求
馬止可以得白馬而不可以得黃黑之馬故以爲有似
也

白馬論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也不可謂無馬者非馬
也愚按非馬也當作非馬邪古也邪通用此難者之辭
言有白馬不可謂無馬既不可謂無馬豈非馬邪

使白馬乃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者不異馬也
愚按一猶言不異也使白馬而卽是馬則是求白馬卽
是求馬故曰白者不異馬也
所求不異如黃黑馬有可有不可何也愚按此言所求
旣不異則求白馬以黃馬應可也以黑馬應亦可也而
無如其有可有不可何也此白馬所以非馬也
白馬者馬與白也馬與白馬也愚按此兩句中各包一
句其曰馬與白也則亦可曰白與馬也其曰馬與白馬
也則亦可曰白馬與馬也總之離白與馬言之也
曰馬未與白爲馬白未與馬爲白合馬與白復名白馬

是相與以不相與爲名未可故曰白馬非馬未可愚按
此又難者之辭馬未與白爲馬則爲黃馬爲黑馬皆可
也白未與馬爲白則爲白牛爲白犬皆可也此就不相
與言之也合馬與白則就相與言之也旣相與矣而仍
謂白馬非馬則是相與而以不相與爲名此未可也未
可猶言不可也又按馬初不與白爲馬白初不與馬爲
白合馬與白始有白馬之名何得言復名白馬復名謂
兼名也荀子正名篇單足以喻則單單不足以喻則兼
楊倞注曰單物之單名也兼復名也復名白馬正所謂
單不足喻則兼也合馬與白則單言之曰馬不足以盡

之故兼名之曰白馬是謂復名白馬猶今言雙名矣
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者離白之謂也是離者有白馬
不可謂有馬也愚按有馬當作無馬涉下文三言有馬
而誤耳此卽承上不可謂無馬而言亦難者之辭言吾
所云有白馬不可謂無馬者止論馬不馬不論白不白
故曰離白之謂也就此所離者而言之白爲一物馬爲
一物明明有白有馬不可謂無馬也
故所以爲有馬者獨以馬爲有馬耳非有白馬爲有馬
故其爲有馬也不可以謂馬馬也愚按此難者之辭承
上文而言止論馬不馬不論白不白若必以白者爲非

馬則白者何物乎白卽附於馬不可分別故見白馬止
可謂之有馬而已不然白馬一馬馬又一馬一馬而二
之是馬馬矣

無去者非有去也故曰白馬非馬愚按言馬則無去者
也以白馬應可也以黃馬黑馬應可也無所去也言白
馬則有去者也取白馬則不得不去黃馬黑馬矣一則
無去一則有去明明分而爲二豈可合而爲一故曰白
馬非馬

指物論物莫非指而指非指愚按指謂指目之也見牛
而指目之曰牛見馬而指目之曰馬此所謂物莫非指

也然牛馬者人爲之名耳吾安知牛之非馬馬之非牛
歟故指非指也

天下無指物無可以謂物愚按此承物莫非指而言無
牛之名則無牛矣無馬之名則無馬矣何也無以謂之
也故曰天下無指物無可以謂物

非指者天下而物可謂指乎愚按此承指非指而言天
下而物當作天下無物字之誤也言我所謂非指者天
地之初有牛而無牛之名則是無牛也有馬而無馬之
名則是無馬也俄而指之曰此牛也俄而指之曰此馬
也天下本無此物而我強爲之名是強物以從我之指

也其可謂乎其不可謂乎

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者非有非指也愚按有非卽
有是使有指之而非者卽有指之而是者也今天下之
物任人之所指而不辭牛則牛矣馬則馬矣是非有非
指也非有非指安有是指

不爲指而謂之指是兼不爲指愚按兼乃無字之誤天
下之物本不爲指而人謂之指是無不爲指矣下文云
以有不爲指句之無不爲指未可有不爲指卽承此不
爲指而言無不爲指卽承此無不爲指而言謂以有不
爲指之物變而之於無不爲指是不可也無與兼相似

而誤上文云指也者天下之所無也下文云且指者天下之所兼兼亦無字之誤
 指非非指也指與物非指也愚按指非非指者名有定物也牛則牛馬則馬也指與物非指者物無定名也安知牛非馬馬非牛也
 通變篇曰謂變非不變可乎曰可愚按既謂之變則非不變可知此又何足問邪疑不字衍文也本作謂變非變可乎曰可下文羊合牛非馬牛合羊非鷄青以白非黃白以青非碧皆申明變非變之義
 曰右有與可謂變乎曰可曰變隻曰右愚按變隻無義

隻疑奚字之誤變奚者問辭也猶言當變何物也問者之意以為右而變則當為左矣乃仍答之曰右此可證明上文變非變之義

堅白論曰得其所白不可謂無白得其所堅不可謂無堅而之石也之於然也非三也愚按也讀為邪非三邪乃問者之辭之石猶此石也言既得其堅既得其白而堅也白也此石實然也非三邪

曰視不得其所堅而得其所白者無堅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堅得其所堅也無白也愚按此當作視不得其所堅而得其所白得其所白者無堅也拊不得其所

白而得其所堅得其所堅者無白也文有脫誤
曰有自藏也非藏而藏也愚按視得其白而不得其堅
是堅自藏也拊得其堅而不得其白是白自藏也自藏
者非有人藏之而藏也既非有人藏之而藏則又何人
能得之乎

曰其白也其堅也而石必得以相盛盈愚按盛衍字也
謝注云盈滿也其白必滿於堅石之中其堅亦滿於白
石之中而石亦滿於堅白之中故曰必得以相盈也是
其所據本無盛字

曰得其白得其堅見與不見離不見離一一不相盈故
離離也者藏也愚按不見離一句當作見不見離一蓋
言得白失堅得堅失自有可見之堅卽有不可見之白
有可見之白卽有不可見之堅有見者有不見者是見
與不見離也故必合見不見言之乃不相藏耳今舉其
見之一則離其不見之一舉其不見之一則離其見之
一是無論見不見而皆離其一也離其一則所有者一
而已矣一則不能相盈故離也
曰堅未與石爲堅而物兼未與爲堅而堅必堅其不堅
石物而堅天下未有若堅而堅藏愚按物兼未與當作
兼未與物此言堅自成其爲堅之性耳非與石爲堅也

樓二十一
豈獨不與石爲堅兼亦未與物爲堅也而堅必堅其不
堅者如土本不堅陶焉則堅水本不堅冰焉則堅如此
則其堅見矣今以石之爲物而堅天下未有堅於此也
堅其堅者堅轉不見故曰堅藏也

白固不能自白惡能白石物乎若白者必白則不自物
而白焉黃黑與之然石其無有惡取堅白石乎故離也
愚按此與上文言堅文字不同而意則相近言使白而
不能自白安能白石之爲物乎若白者必能自物則就
不自之物而白焉或卽黃者而與之或卽黑者而與之
人必曰黃者白矣黑者白矣如此則其白見矣然石則

無有此黃黑之色又何從而取之乎白其白者白轉不
見故離也

名實論以其所正正其所不正疑其所正愚按疑當讀
如詩靡所止疑之疑毛傳曰疑定也謝注謂眾皆疑之
非是

其以當不當也不當而亂也愚按此本作不當而當亂
也傳寫脫當字下文云以當而當正也兩文相對
知此之非也知此之不在此也明不謂也愚按此當作
知此之非此也知此之不在此也則不謂也下文云知
彼之非彼也知彼之不在彼也則不謂也兩文相對可

據以訂正

樓二十三

八

讀山海經

俞樓襍纂第二十三

德清俞樾

南山經

其名曰祝餘郭注曰或作桂茶愚按桂字當是柱字之誤祝與柱一聲之轉周禮瘍醫注曰祝當爲注讀如注病之注柱與注並從主聲祝得讀如注故亦通作柱祝餘或作柱茶乃古文聲近假借之恆例俗人不察以其言草輒改柱爲桂失之矣

多蝮虫注曰虫古虺字愚按說文虫一名蝮蝮虫也是蝮與虫同物旣云蝮不必言虫矣疑古本止作多蝮或本作多虫而寫者誤合之耳凡下文言蝮虫者同此郭

樓二十三
注以虫爲古虺字非是然郭注亦疑經後人移易失次
別詳後
可以爲底注曰底躡也爲猶治也外傳曰疾不可爲一
作底猶病愈也愚按前一說是也躡當作躡乃傳寫之
誤文選難蜀父老注引郭璞三倉解詁曰胝躡也此注
正與彼同郭意底卽胝之假字也躡者躡之後出字漢
書貢禹傳師古注曰胝躡也古字止作躡後又從足作
躡因誤爲躡非其義矣至後一說義所未詳說文無底
字但有底字從氏從氏音不相同底字訓病亦不得云
病愈且旣病愈又何治爲是後一說非也

其羽在鮒下注曰亦作脅愚按鮒當作肱說文肱亦下
也亦卽今腋字腋下謂之肱與脅相近廣雅釋親肱脅
也是肱之與脅古得通稱故肱亦作脅也後人以其言
魚變而從魚失其義矣

其音如留牛注曰莊子曰執犁之狗謂此牛也愚按留
牛卽犁牛也留與犁本雙聲字人有離婁鳥有麗留物
有留犁鳥有流離並以雙聲字爲名雙聲之字例得通
用故留牛卽犁牛也東山經鱮鱮之魚其狀如犁牛郭
注曰牛似虎文者卽此經犁牛也郭此注引莊子爲證
則固以犁訓留矣今莊子天地篇云執留之牛成狗釋

樓二十三
文云本亦作猯一本作狸無作犂之本司馬云猯竹鼠也亦無訓牛之說殆郭氏所見與今本不同而說亦有異乎狗能執鼠不能執牛郭義難曉不如竟以東山經之犂牛說之爲得也字亦作驪戰國魏策曰驪牛之黃也似虎

食者不蠱注曰噉其肉令人不逢妖邪之氣或曰蠱蠱毒愚按二說皆非是蠱乃病名內經玉機真藏論脾傳之腎病名曰疝瘕少腹寃熱而痛出白一名曰蠱其狀如反有距畢氏沅新校正曰別本反作豚愚按反字乃布字之誤古文豕字也說文作布玉篇變作布寫

者不識古文因誤爲反矣豕卽豚也故別本作豚其音如痺注曰未詳畢氏校正曰疑爲蠶字之假音愚按畢說非也痺亦鳥名爾雅釋鳥鷓鴣其雄鷓鴣牝痺是痺乃鷓鴣之牝者也其字本當作庠阮氏爾雅校勘記曰釋文唐石經單疏本雪窗本皆作庠注疏本誤今此經作痺亦誤矣

多蝮虫注曰蚘也愚按上文猿翼之山多蝮虫注曰蝮虫色如綬文鼻上有鍼大者百餘斤一名反鼻虫古虺字不云蚘也何以於此經別釋爲蚘疑郭氏所據本上文猿翼之山下止作多蝮此文羽山下止作多虫上注

虫古虺字四字本在此經因後人傳寫於上經蝮下誤增虫字疑郭氏不應舍前而注後故移此四字入上注耳郭意上文多蝮此文多虫兩經不同故不從說文虫一名蝮之說而以爲古虺字說文虺以注鳴虺榮虺蛇醫以注鳴者是虺虺同類之物故曰虺也

多博石注曰可以爲博碁石畢校正曰郭說非古碁字從木不以石爲之博石蓋言大石愚按畢說近之而未盡也博石當爲薄石薄石卽盤石也荀子富國篇國安于盤石楊注曰盤石盤薄大石也盤薄本雙聲字盤薄之石可謂之盤石亦可謂之薄石重言之曰盤薄單言

之則或曰盤或曰薄其義一也經字作博者博薄古音同耳畢氏未達此旨以爲是博大之石殊非古義矣

西山經

華山冢也注曰冢者神鬼之所舍也畢氏校正曰爾雅曰山頂曰冢釋詁曰冢大也愚按郭說固望文生訓而畢說亦未安用山頂之說是猶曰華山頂也用冢大之說是猶曰華山大也以文義論皆屬不辭今按下云踰山神也兩句爲對文冢猶君也神猶臣也蓋言華山爲君而踰山爲臣此乃古語相傳如此尙書牧誓篇我友邦冢君傳訓冢爲大武王與友邦諸君言尊爲大君義

亦可通乃國語鄭語史伯與鄭武公私論當時之諸侯
曰惟謝邾之間其冢君侈驕史伯於謝邾之間號郟之
君何必以大君尊之乎可知冢君連文冢亦君也古語
自有此例至神之爲臣亦見國語魯語曰昔禹致羣神
於會稽之山又曰山川之靈足以綱紀天下者其守爲
神社稷之守者爲公侯是稱神不過與稱公侯同禮記
月令篇其帝太皞其神句芒猶言其君大皞其臣句芒
也鄭注曰此蒼精之君木官之臣以君釋帝以臣釋神
正合古義詩皇矣篇毛傳致其社稷羣神釋文曰本或
作羣臣亦神臣聲近義通之證此經冢神對言乃古語

之僅存者後人不通古語宜不得其旨矣
其陰多榘木之有若畢氏校正本讀其陰多榘爲句木
之有若爲句然木之有若四字無文義殆失其讀也按
郭注云榘木大木也言其上復生若木大木之奇靈者
爲若見尸子然則郭讀其陰多榘木爲句下云之有若
猶云是有若之是古通用
槐鬼離侖居之注曰離侖其神名愚按槐鬼未詳疑鬼
爲衍字槐當作魂字之誤也說文魂卽鬼古文此經本
云魂離侖居之蓋用古字耳習其讀者恐人不識魂字
旁記鬼字其後誤入正文遂作魂鬼又誤作槐鬼而其

義益晦矣郭但云離侖其神名不釋槐字或所見本與
今異乎
是神也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圃時注曰主九域之部
天帝苑囿之時節也畢校正曰時疑當讀爲播時百穀
之時愚謂一說並於文義未安說文广部庠儲置屋下
也字通作時後漢章帝紀所經道上郡縣無得設儲時
此經時字亦庠之段字圍謂苑囿也時謂儲時也
西望日之所入其氣員員注曰日形員故其氣象亦然也
愚按此當作其氣員員古書重文每於字下作二小畫
識之傳寫脫去耳上文於槐江之山曰南望昆崙其光

熊熊其氣魂魂此云員員猶魂魂也員魂古字通詩出
其東門篇聊樂我員韓詩作聊樂我魂卽其證也郭不
達此旨以日形爲說迂曲甚矣

是多眾蛇畢氏校正曰水經注引經作象蛇當爲眾蛇
其地無象愚按畢說誤也象蛇乃鳥名北山經陽山有
鳥焉其狀如雌雉而五彩以文是自爲牝牡名曰象蛇
此經象蛇亦卽是鳥畢氏誤以象蛇爲二物遂以其地
無象謂當爲眾蛇旣云多又云眾不辭矣

北山經

其鳥多蕃注曰未詳或云卽鴉音煩愚按蕃乃番之段

字說文米部獸足謂之番此山之鳥多似獸足者故曰其鳥多番番或作蹶郭音煩是也或說卽鴉非是下文號山云其鳥多寓寓從禺聲禺從田從宀說文宀部內獸足蹂地也引爾雅曰狐狸獾貉醜其足蹶其迹內然則此經兩文相連其鳥多蕃其鳥多寓皆取鳥而獸足之義蕃卽其足蹶之蹶聲近而義通寓雖非其迹內之內而禺下從宀本取內義則其鳥多寓亦卽其鳥多內矣

其中多駢馬注曰音勃畢氏校正引張駿山海經圖畫讚敦山有獸其名爲敦麟形一角愚按此卽後漢書班

超傳所謂符拔也李賢注引續漢書符拔形似麟而無角雖一角無角兩書不同然駢拔音近又皆似麟其爲一獸無疑或彼所云無角者誤耳

北望惟號之山其風如劬注曰劬急風貌也音戾或云飄風也愚按郭說望文生訓如其說則兩句之義不貫矣說文劬部劬同力也從三力山海經曰惟號之山其風若劬苟劬爲風貌則於同力之義無涉許君何爲而泛引之乎愚疑此句非說風也風當讀爲分玉篇風部風甫融切八部分甫墳切風與甫爲雙聲分與甫亦爲雙聲故風得轉爲分淮南子原道篇春風至注曰風或

作分是其例也。竊從三力訓為同力，得有合并之義。北望惟號之山，其分若竊言毋逢之山，與惟號之山雖分而似合也。風為分，竊為合，蓋古語如此。協從竊聲而尚書協和萬邦，協時月正日，史記並作合，即可證竊有合義矣。故許君引此經以證同力之義，玉篇襲用其文而增益之曰疾也，則不解此經并未達許意矣。

東山經

有獸焉其狀如兔而鳥喙，鳴目蛇尾，見人則瞑，名曰狢。狢注曰：几餘二音畢校正曰：舊本經文狢作狢，傳几作仇，非玉篇有狢，狢字皆云獸似兔，狢音几，無狢字廣韻。

有狢云獸名如兔喙蛇尾，見則有蝗災。又有狢字，蓋非今從玉篇愚按畢說非也。狢狢二字並不見於說文，畢氏特以玉篇有狢無狢，故改經為狢，改注為几，不知狢狢本雙聲字，古鳥獸往往取雙聲字為名，則狢狢是而狢狢非也。此二字古止作仇餘，淮南子精神篇夫仇由貪大鍾之賂而亡其國，高誘注曰：仇讀仇餘之仇，所謂仇餘者，即謂此獸乃山海經原文也。後人傳寫變而從犬，然郭氏音仇餘，則雖變其形未變其音。玉篇分出狢狢二字，文不相屬，且先狢後狢，注但言獸似兔而不云狢狢獸名，則狢字未必本此經也。疑顧野王所見山海

經餘已作狢而狢猶作仇故不收狢字耳廣韻十八尤有狢字五旨有狢字注語略同於是經字始歧矣然九魚狢字下明引山海經云餘我之山有獸如兔鳥喙鴟目蛇尾遇人則眠名曰狢狢見則有蝻蝗為害也其字作狢不作狢則雖尤旨兩韻狢狢兼收而魚韻狢下言狢狢不言狢狢準三占從二之例自當從狢畢氏反以狢字為非何歟

中山經

南望墀渚禹父之所化注曰鯀化於羽淵為黃熊今復云在此然則一已有變化之性亦無往而不化也愚按

鯀化於羽淵已屬不經之說今復云在此豈一化而再化乎殆失其義也此化字非變化之化化者治也素問六元正紀大論篇注曰化治也是化得訓治禹父之所化猶云禹父之所治耳國語周語有崇伯鯀韋注曰崇鯀國不詳崇在何地今按崇古嵩字周語融降于崇山注崇崇高山也說文山部新附有嵩字注云韋昭國語注云古通用崇字愚疑崇伯之國即在中岳嵩高山漢武於其地置密高縣師古曰密古崇字蓋因乎古也此經所言青要之山據水經注在新安縣今嵩縣正在新安縣之南經云南望墀渚畢校正云渚在今河南嵩縣

叢書八之二今此經作笑正可證成余說服之不笑者
謂人服此草易生恚怒故不笑也正與萱草皋蘇厥性
相反後人不知笑爲笑之段字疑笑亦草名義不可通
去草作天遂與古義違矣

熊山席也注曰席者神之所馮止也愚按郭說望文生
訓未得古義凡言某山冢也某山神也其義猶君臣說
已具前矣此經言文山勾欄風雨驪之山是皆冢也則
亦當云熊山神也乃變文言席義不可曉據下經堵山
冢也驪山帝也疑此文席字亦帝字之誤冢也神也則
冢尊於神冢也帝也則帝又尊於冢蓋冢不過君之通

稱而帝則天帝也古人屬辭初無一定之例而其意仍
相準耳

有九鍾焉是知霜鳴注霜降則鍾鳴故言之也按霜降
則鍾鳴不得但言是知霜鳴文不成義郭說非也鳴乃
鳴字之誤鳴者唯之或體廣韵音戶公切與洪同音此
鳴字當讀爲降古降字音亦如洪明陳第毛詩古音考
云降音洪歷引詩騷爲證其說是也廣韵降亦音戶公
切孟子曰洚水者洪水也古洚洪同聲則降洪古亦同
聲是知霜鳴者是知霜降也後人不知古音又不識古
字改鳴爲鳴以爲合於鍾鳴之義祇見其陋矣

食者不風注曰不畏天風愚按此解與上文不霆之義同爲不辭殆非也風亦病名也素問風論篇黃帝問曰風之傷人也或爲寒熱或爲熱中或爲寒中或爲癘風或爲偏枯或爲風也其病各異其名不同是風亦病名素問以風論痺論痿論厥論並列然則此言食者不風猶大苦之山有草曰牛傷服者不厥也厥卽素問厥論之厥則風卽素問風論之風矣又如蔓聯之山白鳩食之已風鼓鐙之山榮草食之已風凡言風者皆病名已風者有病而可已也不風者無病人食之不病也禾山帝也畢校正曰疑卽上求山字之誤也愚按上文

無禾山故畢以求山當之此但以形求未以聲擬也禾山實卽上文之宣山宣之爲禾猶桓之爲和也宣桓並從亘聲檀弓曹桓公卒於會鄭注曰曹伯廬謚宣言桓聲之誤也是古宣桓聲同禹貢和夷底績鄭注讀和爲桓和可讀桓則禾亦可讀宣故宣山爲禾山矣洞庭榮余山神也愚按此神字疑當作帝上云夫夫之山卽公之山堯山陽帝之山皆冢也冢必尊於神乃此經於冢用少牢於神用太牢則神轉尊於冢矣余故疑神也爲帝也之誤蓋此爲中次十二經之山其上爲中次十一則曰禾山帝也堵山玉山冢也又其上爲中次

十則曰堵山冢也驪山帝也又其上爲中次九則曰文
山句欄風雨驪之山是皆冢也熊山席也余正席字爲
帝字之誤此三經相連屬並以冢也帝也分別眾山之
尊卑其祠之之禮帝皆太牢冢皆少牢然則此經亦必
同之神也爲帝也之誤無疑矣又以全書體例考之西
山經言華山冢也踰山神也祠之之禮冢以太牢神言
百犧不言太牢中山經言厯兒冢也中次七經言苦山
少室太室皆冢也中次八經言驕山冢也此三經有冢
無神其祠之之禮中山及中次七並言太宰中次八言
少牢或字之誤蓋冢尊宜太牢不宜少牢也中次五經

升山冢也首山魍也魍卽神之異文而祠之並用太牢
疑首山下太牢爲少牢之誤蓋神卑於冢不宜並用太
牢也至中次九中次十中次十一並以冢與帝對言則
帝又尊於冢故帝用太牢而冢退用少牢古人制禮秩
然不紊此文於冢用少牢神用太牢非其列矣神爲帝
誤以是明之

又按中次五經曰尸水合天也初不解合天爲何語郭
注曰天神之所馮也亦望文生訓耳及觀全書體例乃
知尸水合天也猶云尸水帝也成八年公羊傳注曰德
合天者稱帝此必古義相傳如此山海經每有周秦人

釋語亂入經文者畢氏校正本輒別出之此經合天二字亦周秦人釋語之亂入經文者而經文帝字轉因之脫去遂作尸水合天也義遂不可解矣祠之不以太牢水與山禮不同耳

海外南經

羿與鑿齒戰於壽華之野羿射殺之在昆侖虛東羿持弓矢鑿齒持盾一曰戈注曰未詳畢氏校正曰一本持盾作持戈也愚按此文有誤今訂正之曰鑿齒在其東羿與鑿齒戰於壽華之野羿射殺之羿持弓矢鑿齒持盾一曰在昆崙虛東如此方與上下諸國一例今本脫

誤耳其一曰戈卽一曰在戈乃在之壞字郭所見本已誤故不得其說畢疑爲盾之異文非也

海外西經

夏后啟于此儻九代注曰九代馬名儻謂盤作之令舞也愚按九代之爲馬名未詳所出以儻爲舞馬亦未合古義代字疑戈字之誤戈歌音同九戈卽九歌也大荒西經曰夏后開上三嬪于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是九歌乃夏后啟之樂彼作九歌此作九戈音之誤也竹書紀年云帝啟十年帝巡狩舞九韶于大穆之野卽是此事

海外東經

坐而削船愚按削讀為操猶言操舟也削操聲近方言
帕頭曰燥頭釋名釋首飾作綃頭說文火部燥乾也廣
雅釋詁焯乾也焯卽燥之異文並臬聲肖聲相近之證
郭氏不釋削船未達此義也

海內南經

其葉若羅注云如綾羅也愚按下云其實如欒其木若
蘆則此羅當讀為蘿說文草部蘿莪也郭以綾羅說之
與下二句不一律矣

海內西經

面有九門門有開明獸守之畢氏校正以門有開明四
字為句引淮南子云東方曰東極之山曰開明之門愚
按此畢氏之誤也淮南子明言東極之山而此則屬海
內西經東西迥別何得并為一談開明獸三字連文開
明者獸名也言每門有開明獸守之文義甚明下文又
申說開明獸曰開明獸身大類虎而九首皆人面東嚮
立昆侖上郭注曰天獸也銘曰開明天獸稟資乾精瞪
視昆侖威振百靈其為獸名無疑畢乃云開明門之獸
也非獸名何歟若以下文言開明西開明北開明東開
明南故疑為門名則上文有言在犀牛西在巴蛇西北

者豈亦以地言乎順上文言武風中西各四
大荒東經大荒東經
使四鳥虎豹熊羆愚按虎豹熊羆皆獸也何以謂之鳥
疑鳥字當作禽說文內部禽走獸總名是其義也後人
不知四禽爲總目虎豹熊羆之辭誤謂禽鳥通稱改禽
爲鳥遂使獸蒙鳥名失之千里言之文無異則不文
河念有易有易潛出爲國于獸方食之名曰搖民注曰
言有易本與河伯友善上甲微殷之賢王假師以義伐
罪故河伯不得不助滅之既而哀念有易使得潛化而
出化爲搖民國愚按上文曰王亥託于有易河伯僕牛

有易殺王亥取僕牛是止言有易之殺王亥而取僕牛
未言其見滅也何遽言河伯哀念有易乎且河伯僕牛
四字連文僕牛疑是河伯之名僕牛既爲有易所取則
河人宜視有易爲不共戴天之仇何反云河念有易乎
此念字當讀爲斂古字省偏旁耳說文支部斂塞也周
禮大司馬之職犯令陵政則杜之鄭注曰杜塞使不得
與鄰國交通此經云河斂有易卽用杜塞之法蓋古有
此法也杜塞之則不使得出故其下云有易潛出也此
事本末郭引竹書證之然竹書恐未足據今依此經說
之王亥託于有易河伯僕牛者言王亥爲寓公往來于

有易及河伯兩國也有易殺王亥并取僕牛於是河伯之國爲僕牛復仇杜塞有易而有易復潛出爲國是爲搖民也然經文王亥託于有易愚疑有易爲衍文直云王亥託于河伯僕牛有易殺王亥取僕牛豈不明白易曉乎因衍有易二字竹書遂有殷侯子亥賓于有易之文恐非當時事實也大荒北經修鞮殺綽人帝念之潛爲之國是此毛民文義與此同

大荒西經

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穀稷之弟曰台璽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穀始作耕愚按海內經云稷之孫

曰叔均是始作牛耕然則叔均乃稷之孫也此經云稷之弟台璽生叔均兩文不同疑此經弟字是子字之誤后稷封于邰台卽邰字曰台璽者合其國也璽其名也猶曰晉重魯申云爾后稷卒而子璽嗣故曰台璽叔均又璽之子也周本紀云后稷卒子不窋立索隱引譙周說云若不窋親奔之子至文王千餘歲惟十四代亦不合事情今以此經考之稷之子台璽也非不窋也不窋去叔均又不知幾世矣此可訂史記之誤

帝令重獻上天令黎叩下地注曰古者人神禱擾無別顓頊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

重實上天黎實下地獻印義未詳也愚按獻讀為儀尙書大誥民獻有十夫困學紀聞引大傳作民儀有十夫周官司尊彘鬱齊獻酌鄭司農讀獻為儀蓋獻與儀古音同也印當作印隸變作印遂與印我之印無別俗又加手作抑廣雅釋詁抑治也孟子禹抑洪水而天下平趙注亦訓抑為治然則令重獻上天者令重儀上天也儀之言儀法也令黎印下地者令黎抑下地也抑之言抑治也因儀段獻為之而抑從古作印又變作印讀者不識為抑字遂莫得其解矣

讀楚辭

俞樓雜纂弟二十四

德清俞樾

離騷經字余曰靈均王逸注曰靈神也均調也愚按屈原名平自取高平曰原之義此均字當讀昀昀原隰之昀

朝搴阰之木蘭兮注曰阰山名愚按下旬夕攬洲之宿莽洲非水名則阰亦非山名阰者望之段字說文土部望地相次比也地相次比謂之望水中可居者謂之洲皆非實有可指之地也不撫壯而棄穢兮注曰年德盛曰壯棄去也穢行之惡也以喻讒邪百草為稼穡之穢讒佞亦為忠直之害也

洪興祖謂文選無不字又引五臣云撫持也言持盛壯之年廢棄道德用讒邪之言爲穢惡之行愚按今文選亦有不字蓋李善本與五臣異也詳其文義似以無不字爲長惟王注及五臣注義均未合禮記文王世子篇鄭注曰撫有也撫壯而棄穢此撫字乃撫有之撫此棄字乃自暴自棄之棄言撫有壯盛之年而自棄於穢濁之地也

願依彭咸之遺則注曰彭咸殷賢大夫諫其君不從自投水而死愚按彭咸事實無可考特以屈子云願依彭咸之遺則而屈子固投水而死者故謂彭咸亦投水而願依彭咸之遺則卽所云謇吾法夫前脩兮非世俗之所服此云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四句相承而言不周於今之人卽所云非世俗之所服也願依彭咸之遺則卽所云謇吾法夫前脩也王解法前脩爲上法前世遠賢然則彭咸必古之賢人屈子素所師法者豈必法其投水而死乎當屈子之作離騷尙在懷王時及懷王死頃襄王立屈子尙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豈在懷王時早有死志乎卽謂死志早定然死亦多術矣何必定取一投水而死者古人以爲法乎至其後爲襄王遷之江南乃投汨羅而死去作離騷時遠

矣今按楚辭言彭咸者非一離騷末云既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此言今人不足與有爲吾將從古人非必從之死也抽思篇曰望三五以爲象兮指彭咸以爲儀王注解上句曰三王五伯可修法也蓋言三五古之賢君彭咸古之賢臣可象可儀耳若儀彭咸是效其投水而死然則象三五又何所取乎他如思美人篇曰獨熒熒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悲回風篇曰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又曰孰能思而不應兮照彭咸之所聞皆無從之投水之意惟其下又曰凌大波而流風兮託彭咸之所居意似近之然其下卽

曰上高巖之峭岸兮處雌蜺之標顛旣思投水何又思登山乎蓋登山涉水皆是從彭咸之所居於水言彭咸而於山則舉雌蜺以儷之此古人文法之不拘猶云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上句言夫子下句變言驥尾顧亭林所謂回避假借之法也屈子之從彭咸止是取法前賢卽夫子竊比老彭之意乃因屈子是投水而死之人遂謂其所效法者亦必投水而死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其下又云求介子之所存見伯夷之放迹此二子亦豈投水而死者乎大史公曰乃作懷沙之賦遂自投汨羅以死懷沙

篇末云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然則懷沙一賦殆其絕筆史公之言必有所據而篇中無一語及彭咸是其平時之效法彭咸非效法其死亦可見矣然則屈子何以惓惓於彭咸也彭咸疑彭祖之後與屈子同出高陽故一再言之親切而有味也

又按彭祖名鏗鏗從堅聲廣韵堅音古賢切而從咸得聲之字緘繫璫黷黷並音古咸切則咸與堅亦雙聲也廣韵繫字下注云慳恪是繫卽慳矣彭咸或卽彭鏗乎論語竊比於吾老彭包注老彭殷賢大夫邢疏以爲卽彭祖而王逸解彭咸亦云殷賢大夫其投水而死之事

因屈子附會至殷賢大夫四字則必有所受之離騷之彭咸論語之老彭同爲殷賢大夫或一人與尙書巫咸又王家而山海經大荒西經言巫咸又言巫彭海內西經言巫彭不言巫咸疑本一人巫者其官也繫氏言之曰巫彭繫名言之曰巫咸耳然則離騷之彭咸或又卽尙書之巫咸與古事無徵不可質言姑存其說如此忍尤而攘詬注曰尤過也攘除也詬恥也言已所以能屈案心志含忍罪過而不去者欲以除去恥辱誅讒佞之人如孔子誅少正卯也愚按上句曰屈心而抑志兮抑志與屈心同則攘詬必與忍尤同如王注則是屈心

抑志忍尤六字其為一義而攘詬自為一義於文理殊不可通攘之言藏也管子任法篇曰皆囊于法以事其主尹注曰囊者所以斂藏也以藏釋囊義存乎聲攘與囊聲同亦得有藏義忍尤而藏詬者容忍其尤而含藏其詬實一義也

步余馬於蘭皋兮注步徐行也愚按王注非也襄二十六年左傳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杜注曰步馬習馬步余馬於蘭皋當從此解字亦作步玉篇馬部駢盆故切習馬今作步

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注曰僕御也懷思也

屈原設去世離俗周天而地意不忘舊鄉忽望見楚國僕御悲感我馬思歸蜷局詰屈而不肯行愚按以懷思屬馬言甚為無理懷當讀為痍說文疒部痍病也引詩曰譬彼痍木今詩作壞本以懷為痍猶以壞為痍也僕夫悲余馬痍兮蜷局顧而不行蓋託言馬病而不行耳詩云陟彼砠兮我馬瘠兮我僕痡兮云何吁矣騷人之辭即本之詩也

九歌盍將把兮瓊芳注曰盍何不也愚按以盍為何不則既云盍又云將文義難通此盍字只是語詞莊子列禦寇篇闔胡嘗視其良既為秋柏之實矣釋文曰闔語

助也闔與盍通此篇云盍將把兮瓊芳與下篇云蹇將留兮壽宮文法相似王注云蹇詞也然則盍亦詞也可類推矣

華采衣兮若英注華采五色采也若杜若也衣五采華衣飾以杜若之英愚按注義增出飾字殆非諱詁詩汾沮洳篇章曰美如英三章曰美如玉美即瑛之段字說文玉部瑛玉光也如瑛猶如玉也說詳羣經平義此云若英猶詩言如英非謂杜若之英也

隱思君兮陴側注曰陴陋也言已雖見放棄隱伏山野猶從側陋之中思念君也愚按王注以陴側為側陋此

未得也陴讀為憤悱之悱側讀為惻隱之惻陴側即悱惻不以地言

葺之兮荷蓋愚按此當作芷葺兮荷蓋芷字闕壞僅存下半止字誤作之字文不成義因移葺字於之字上使成文義耳說文艸部葺茨也蓋苫也葺蓋兩篆相連知古人恒以葺蓋並言葺之義為茨茨者說文云以茅葺蓋屋也考工記匠人曰葺屋三分瓦屋四分疏曰葺屋謂草屋此葺字之義也蓋之義為苫爾雅釋器白蓋謂之苫釋文引李巡曰編菅茅以覆屋曰苫是葺也蓋也皆草屋之名以芷為葺以荷為蓋極言其清潔也下文

云芷葺兮荷屋與此文法相同可據以訂正此句之誤矣

吾與君兮齋速注曰齋戒也速疾也又曰言已願修飾急疾齋戒愚按此未達古義齋速二字連文即齋速也禮記玉藻篇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遯鄭注曰謙慤貌也遯猶蹙蹙也正義曰齊謂齊齊遯謂蹙蹙言自斂持不敢自寬奢故注云謙慤貌也詳鄭孔之說非急疾齋戒之謂古書或作齊肅國語楚語故齊肅以承之是也或作齊宿孟子公孫丑篇弟子齊宿而後敢言是也並字異而義同皇氏解禮齊遯謂裳下蹙斂趙氏解

孟子齊宿謂素持敬心蓋古語之失傳也久矣
翾飛兮翠曾注曰曾舉也言巫舞工巧身體翾然若飛似翠鳥之舉也洪氏補注曰曾作滕切博雅曰翾翾飛也愚按洪氏引廣雅以證曾字之義得之矣惟此翠字與上篇孔蓋翠旃不同非翠鳥也翾飛翠曾文本相對翾爲翾然則翠亦翠然說文足部踣篆下一曰蒼踣此翠字即蒼踣之踣蒼踣即倉卒也書傳中皆省不從足此假用翠字者因以飛翥言故變從足爲從羽耳
天問伯禹愷鯀夫何以變化注曰禹鯀子也言鯀愚很
河生禹禹小見其所爲何以能變化而有聖德也洪

尸本曰懷一作腹注同愚按作懷作腹並於文義未安
其字當作夏說文攴部夏行故道也言禹治水亦惟行
鯀之故道何以能變化乎夏字隸變爲復作懷作腹均
傳寫誤增偏旁耳蓋說文會字書中皆皆不從
閱妃匹合厥身是繼注曰閱憂也言禹所以憂無妃匹
者欲爲身立繼嗣也愚按正文但有閱字文義未明而
妃匹合三字連文亦殊重複疑本作閱亡妃合卽王注
所謂憂無妃匹也亡與匹形似又涉注文有匹字誤亡
作匹因據注文妃匹連文遂移置妃字之下耳然皆
釋舟陵行何以遷之注曰釋置也舟船也遷徙也言龜

所以能負山若舟船者以其在水中也使龜釋水而陵
行則何以能遷徙山乎愚按王解此文屬上鼈戴山并
爲義然鼈之戴山不用舟楫何必以舟爲言此二句當
屬下爲義下云惟澆在戶何求于嫂注曰澆古多力者
也論曰澆盪舟然則此二句卽謂盪舟論語孔注曰寡
多力能陸地行舟此云釋舟陵行謂置舟於陸地而行
之也

稷惟元子帝何竺之注曰元大也帝謂天帝也竺厚也
后稷生而仁賢天帝獨何以厚之乎愚謂此未得屈子
之意帝謂帝嚳也竺當爲毒古字通用天竺之爲天毒

卽其證也廣雅釋言曰毒憎也此言稷乃嚳元子帝嚳何爲憎惡之而棄之至再至三乎下文曰投之於冰上鳥何燠之卽承此而言其義自見

旣驚帝切激何逢長之注曰帝謂紂也言武王能奉承后稷之事致天罰加誅於紂切激而數其過何逢後世繼嗣之長也愚按上方言后稷何以此卽言武王伐紂之事雖天問之辭本無次序然此句似仍宜以后稷言其義較長詩生民篇曰以赫厥靈上帝不甯不康禋祀居然生子此言后稷始生之時赫然若有神靈上帝亦爲之震動不甯不康禋祀也屈子之意謂后稷之生旣

驚帝切激則上帝宜不祐之何反使其子孫享國長久乎按詩不甯不康二句毛公已不得其解愚作羣經平議發明其義如此今讀此文竊喜其與古有合殆戰國時說詩者固然乎

九章所作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爲正作一作非愚按作非者是也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爲正此二句乃誓詞猶云予所否者天厭之

疾親君而無他兮有招禍之道也注曰言已疾惡讒佞欲親近君側愚按疾字無義王注以疾惡讒佞增成之殆非也疾乃侯字之誤侯語詞詩下武篇蕩篇毛傳鄭

箋並曰侯維也屈子自言已之志維親君而無他此招禍之道也古文侯作疾與疾相似故形近而誤周禮大行人立當前疾疾亦侯字之誤說詳惠氏禮說忠何罪以遇罰今亦非余心之所志注曰言已履行忠直無有罪過而遇放逐亦非我本心宿志所望於君也愚按王注未是此承上文而言上文曰事君而不惑兮迷不知寵之門此云亦非余心之所志志即知也禮記緇衣篇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鄭注曰志猶知也是其義也屈子之意蓋言得寵得罪皆非已之所知耳以爲忠而遇罰非宿志所望則轉淺矣

眾駭遽以離心兮又何以爲此作也同極而異路兮又何以爲此援也注曰伴侶也身無伴侶特立于世也援引也言忠佞之志不相援引而同也愚按此望文生訓未達古義伴援本疊韵字詩皇矣篇無然畔援鄭箋云畔援猶跋扈也釋文引韓詩云武強也玉篇引作無然伴換卷阿篇伴與爾游矣訪落篇繼猶判渙伴與判渙並即伴換亦即畔援也形況之詞初無定字亦無達詰故美惡不嫌同辭論語先進篇由也嘑鄭注曰子路之行失於畔嘑正義曰舊注作呬嘑字書呬嘑失容也畔嘑呬嘑亦即畔援也屈子疾時人之跋扈故以伴援譏

之一則曰又何以爲此伴也再則曰又何以爲此援也
文異而義實同亦猶風人之詞分爲三章四章而無異
義也解者不達古義望文生訓殊非其旨矣
邸余車兮方林注邸舍也愚按邸當讀爲楛爾雅釋言
楛柱也凡車止而弗駕必有木以楛柱其輪使之勿動
古謂之軻離騷朝發軻於蒼梧兮注曰軻楛輪木也邸
余車卽楛余車也聲與耆聲相近故邸得通作楛說文
土部坻或作渚卽其例矣
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注蘇寤也言屈原自知讒佞所
害心中覺寤然不可變節猶行忠直橫立自持不隨俗

人也愚按如其說則蘇字之義不貫矣此蘇字當訓悟
寤悟與蘇聲並相近然寤世之義不可通悟卽今忤字
悟世言與世俗相忤也蘇得訓悟者荀子議兵篇順刃
者生蘇刃者死蘇與順對文則蘇者逆也故爲悟矣
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注淑善也梗強也言已雖與橘
離別猶善持已行梗然堅強終不淫惑而失義也愚按
王解淑離之義甚爲迂曲淑離乃雙聲字猶寂歷也文
選江淹禱體詩寂歷百草晦注曰寂歷彫疎貌是其義
也淑與寂並從叔聲古同聲而通用離與歷一聲之轉
離得轉爲歷猶酈食其之麗音歷也

遠遊順凱風以從遊兮至南巢而壹息洪氏補注曰山海丹穴之山有鳥焉五彩而文曰鳳鳥南巢豈南方鳳鳥之所巢乎成湯放桀於南巢乃廬江居巢非此南巢也愚按洪氏說南巢之義迂曲甚矣不可從也巢之爲地其實有可指者一漢書地理志廬江郡有居巢縣應劭曰春秋楚人圍巢巢國也此卽今安徽廬州府巢縣又說文邑部鄭南陽棘陽鄉從段本凡說文邑部之字古字往往無邑旁鄭卽巢也此在今河南南陽府新野縣二者皆實知地之所在至尙書成湯放桀于南巢枚傳曰南巢地名正義曰傳言南巢地名不知地之所在周

書序有巢伯來朝傳云南方遠國鄭元云巢南方之國世一見者桀之所奔蓋彼國也以其國在南故稱南耳傳并以南巢爲地名不能委知其處故未明言之是南巢乃荒遠之國從未有知其處者鄭云世一見據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則南巢固在九州之外矣至三國韋昭注國語乃始以居巢解南巢在古人未有此說也屈子云至南巢而壹息可知六國時但知南巢爲南方之遠國故舉以爲言而洪氏習聞南巢之卽居巢轉疑屈子所言必非此地不其愼歟
凌天地以徑度注曰超越乾坤之形體也愚按天地疑

天池之誤九歌與女沐兮咸池注曰咸池星名蓋天池也王逸作九思亦有沐盥浴兮天池句乃解此句則以乾坤釋之其所據本已誤矣

卜居將啞訾栗斯喔伊儒兒以事婦人乎愚按韓昌黎文足將進而趨起口將言而囁嚅卽本乎此啞訾卽趨起也訾從此聲趨從次聲本同部字古得相通啞之轉爲趨猶足恭之足音沮也儒從需聲嚅亦從需聲古同聲而通用兒之轉爲囁猶雌霓之霓音齧也使易楚辭爲訾啞爲兒儒則卽韓文之趨起囁嚅矣使易韓文爲趨趨爲嚅囁則卽楚辭之啞訾儒兒矣雙聲疊韻之辭

本無一定倒順皆通耳栗斯未詳何義疑卽櫪櫪二字也說文木部櫪篆說解云櫪櫪檠指也韻會引繫傳云謂以木桺十指而縛之說者謂卽今之拶指此亦未必然據說文列字之次櫪櫪二篆卽在桎梏之下疑亦古者禁止罪人之具也此云栗斯者謂不敢妄動若被桎梏耳卜居一篇此數語最不可解然不泥其形而以聲求之往往有可得者亦讀古書者所宜知也

九辯收恢台之孟夏兮然欲僚而沈藏愚按自來說者均不及然字之義然猶焉也禮記檀弓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注曰然之言焉也楚辭每以焉字爲發端之辭九

樓二十四
章曰焉洋洋而爲客又曰焉舒情而抽信兮皆是也此用然字亦與用焉字同下篇曰然中路而迷惑兮又曰然惆悵而自悲他篇類此者不可勝舉皆發端之詞與今人用然字異
願自往而徑遊兮路壅絕而不通欲循道而平驅兮又未知其所從愚按此四句意正相對往乃枉字之誤或段字也願自枉而徑遊兮謂枉道而從徑徑小路也欲循道而平驅兮道謂正路也
今脩飾而窺鏡兮後尙可以竄藏注曰身雖隱匿名顯彰也愚按王注似未得其意作者蓋卽俗人雷同炫曜

而逆料其後之危敗言今日脩容飾貌窺鏡自喜日後危敗尙可竄藏乎後尙可以竄藏乃反言之
招魂巫陽對曰掌夢注曰巫陽對天帝言招魂者本掌夢之官所主職也又注下句上帝其命難從曰言天帝難從掌夢之官欲使巫陽招之也愚按王注未是巫陽對曰掌夢此乃巫陽自述其所職掌也列子周穆王篇注曰神之所交謂之夢上文言上帝欲使巫陽筮予之巫陽以爲精神交接之事本已所職掌無取乎筮故曰上帝其命難從又申言之曰若必筮予之恐後謝之不能復用言必筮而予之則後人惟以筮爲事將謝去巫

陽而不能復用也下云巫陽焉乃下招曰七字爲句焉
乃猶言於是也說本王氏引之經傳釋詞又恐後謝之
句或作之謝或無之字愚按當作恐後謝之予與謝爲
韻若必筮予之恐後謝之二句韻語也
土伯九約其角鬻鬻些注曰約屈也其身九屈愚按王
氏解九約殊不成義疑約乃觶之段字字亦作觶說文
云觶調弓也非其本義廣雅釋詁觶出也其字從角從
弱其本義當爲新出之角土伯九觶其角鬻鬻九觶卽
謂九角也作約者以音近而通用左傳齊國弱公羊作
酌約之通作觶猶酌之通作弱矣

汜崇蘭些注曰崇充也充實蘭蕙使之芬芳而益暢茂
也愚按小爾雅廣詁崇叢也是崇與叢聲近義同文選
辯命論顏回敗其叢蘭注引文子曰叢蘭欲茂秋風敗
之是蘭稱叢蘭乃古語也崇蘭卽叢蘭耳王注以充實
釋之未得其義

大招五穀六仞設菰梁只注曰七尺曰仞言楚國土地
肥美堪用種植五穀其穗長六仞或曰仞因也以五穀
因菰梁廂爲飯也愚按七尺曰仞之說殊不可通世無
長四丈二尺之穀穗雖侈言之不當若是也或說稍近
然訓仞爲因義亦未安仞之言充仞也字本作仞說文

牛部物滿也文選上林賦虛宮觀而勿勿于虛賦充勿
其中者不可勝計並以勿爲之五穀六勿言穀之數五
而充勿其中者六蓋并下菰梁數之以見其多也
七諫偃王行其仁義兮荆文寤而徐亡注曰徐偃王國
名也詩曰申伯番番既入于徐周衰其後僭號稱王也
言徐偃王修行仁義諸侯朝之三十餘國而無武備楚
文王見諸侯朝徐者眾心中覺悟恐爲所并因與兵擊
之而見滅也愚按諸書言徐偃王事皆謂在周穆王時
則不與楚文王同時也然此注引詩申伯番番既入于
徐與今毛詩異此必三家詩說徐爲申伯之國則宣王

時始受封穆王時安得有徐也莊六年左傳曰楚文王
伐申哀十七年傳曰楚文王實縣申息申之見滅正在
楚文王時三家詩既以徐爲申伯之國則此云荆文寤
而徐亡亦必古說矣

誰使正其真是兮雖有八師而不可爲注曰八師謂禹
稷尙皋陶伯夷倬益夔也愚按禘舉唐虞之臣以當八
師之數最爲無理韓非子顯學篇云孔子之後儒分爲
八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
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
之儒八師疑卽謂此八儒蓋此八家皆儒者所宗故謂

之八師也佞人妄論以善爲惡真僞難明雖使此八僞復生亦莫能定之故曰雖有八師而不可爲九歎驅子僞之奔走兮申徒狄之赴淵注曰驅馳也子僞王子僞也愚按下文晉申生之離殃兮荆和氏之泣血吳申胥之抉眼兮王子比干之橫廢皆兩人並舉此亦當同之王子僞與申徒狄則不倫矣驅字又無義王注謂意欲驅馳待王子僞隨之奔走誠曲說也驅子僞當爲人名疑卽舟之僞也閔二年左傳虢公敗犬戎于渭汭舟之僞曰無德而祿殃也殃將至矣遂奔晉此卽所謂舟之僞之奔走也舟之僞爲驅子僞聲之誤耳左

傳豆區之區僕區之區釋文並音烏侯反故得與舟音相混若子與之則更易混矣

遂下秩於後堂兮注曰下秩謂妾御也愚按秩未知何義洪氏補注曰集韻秩音秩祭有次也則亦與妾御何涉乎說文玉篇均無秩字秩疑秩字之誤卽裘字也裘從衣失聲變而爲左形右聲又誤衣旁爲示旁耳下秩卽下陳也廣韻陳直珍切裘直一切陳與直雙聲裘與直亦雙聲故陳得轉而爲裘世人習見下陳罕見下裘王注之義遂不可曉矣

九思思丁文兮聖明哲注丁當也文文王也心志不明

願遇文王時也愚按九思本王逸所作而逸卽自爲之注自作自注殊屬可疑今以此注考之則知其決非逸所注也按此文云思丁文兮聖明哲哀平差兮迷謬愚呂傅舉兮殷周興忌齶專兮郢吳虛四句中每句有兩古人而四句實止兩事丁者武丁也文者文王也呂者呂尙也傅者傅說也忌者費無忌也齶者宰嚭也武丁舉傅說而殷興文王舉呂尙而周興故思丁文兮聖明哲也平王用費無忌而楚爲虛夫差用宰嚭而吳爲虛故哀平差兮迷謬愚也文義甚明而注者乃不知丁爲武丁以當釋之使逸自作自注何至有此謬乎

讀漢碑

俞樓襍纂弟二十五

德清俞樾

余從前曾有讀漢碑四十一則已刻入第一樓叢書七之二矣湖樓無事閒一流覽又復有得而不能并人前刻之中其時適有俞樓襍纂之刻因錄爲一卷而附入焉

開母廟石闕銘柏鮐稱遂按古每假柏爲伯漢書古今人表柏譽柏益之類是也惟鮐稱伯鮐他書罕見此碑首數語皆本國語周語之文韋注曰崇鮐國伯爵也然則伯鮐乃舉其爵而稱之帝王世紀云伯禹夏后氏妣姓也又曰堯封爲夏伯故謂之伯禹伯鮐之稱猶之乎

伯禹矣
靈支梃生翁覃溪兩漢金石記曰蓋借支為枝又借枝為芝也愚按古音支脂之實分三部支不得借為芝此說非也支借為枝靈枝梃生卽下所謂木連理於芋條也改讀為芝非但不合古音且非當時事實

北海相景君銘按額雖稱漢故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然景君實未就益州之任也其文云帝嘉厥功授以符命守郡益州路遐孿親躬作遜讓夙宵朝廷蓋景君雖拜益州太守而以其地太遠戀其老親因自遜讓願就京秩所謂路遐戀親釋云孿卽戀字躬作遜讓夙宵朝廷也

其下云璽追嘉錫據北海相部城十九則是朝廷俯如其意改授北海相也景君任城人據續漢郡國志任城屬兗州北海屬青州青兗二州相去不過數百里距其家可謂近矣後世親老告近之例其卽起於此乎

璽追嘉錫按不曰璽書而曰璽追蓋用襄二十九年左傳璽書追而與之事也漢人文法如此在後世則為不辭矣

據北海郡部城十九按續漢郡國志北海國十八城此云十九未詳也
分子還養按秦俗家富子壯則出分漢時尚有此風桓

帝時有察孝廉父別居之語此言分子遺養足見景君
德化之美殆亦因其授益州太守以親老不赴故一時
薄俗爲之不變乎
孝子彪憚顛倒剝摧遂不勉寤永潛長歸按上文珪璧
之質臨卒不回云云已言景君之卒此數語未詳何謂
殆景君之子又以毀卒歟曰
司隸校尉楊孟文頌至於永平其有四年又曰武陽楊
君厥字孟文按文用其字厥字皆漢人文法古拙處司
隸校尉楊淮表記亦云厥諱淮蓋當時有此體例而集
古錄稱楊厥碑誤作人名故前人於厥字屢有辨論而

其字則無人言及楊孟文名渙見華陽國志序志篇其
子漢中太守楊文方其孫司隸校尉楊準
惟依靈定位川澤股躬潛研堂金石文跋尾云股躬疑
卽股肱字按古文肱與弓通鄉射禮侯道五十弓鄭注
今文弓爲肱昭三十一年春秋邾黑肱公羊作黑弓史
記仲尼弟子傳駢臂字子弓子弓卽子肱名臂字肱名
字相配也此又借躬爲之足徵躬字實從弓聲小雅職
兄斯宏不裁我躬以躬與宏協韻其明證也段氏玉裁
猶不知躬從弓聲以此碑證之亦可無疑矣
空輿輕騎適身弗前按經典無身字廣韻十九代礙止

也。碣上同尋釋典云：无尋也。尋卽尋字，本出釋典而碑文已用之。蓋此碑之立在桓帝建安二年，東漢之末中國已有梵書流傳，遂入石刻，亦可觀世變矣。惡虫齧狩蚘蛭毒蠖，按惡虫齧狩蚘蛭六字，王懷祖先生讀書襍志已詳釋之矣。惟云蠖與曼通，曼長也。言毒長也。則於毒蠖二字未得其解。顧南原隸辨以蠖爲螟蛉蟲，夫上言諸毒物而忽及螟蛉之小蟲，非其倫也。愚謂曼古與萬通，荀子正論篇曼而饋，楊注曰：曼當爲萬，是其證也。廣韻二十五願萬曼蠖並音無販切，是其音本同也。萬者說文云：蟲也。段懋堂謂萬亦蠖之類，愚謂

萬卽蠖之古文本象形字，其象其鉤厥形甚肖。後以其爲蟲名，省萬作苗，其下從虫而形轉不肖矣。經典相承又以萬爲十千之名，乃於萬之本義加虫以別之。左傳蠶蠹有毒是也。相沿既久，不知萬是本義，轉以爲從虫萬聲，遂變而作蠖。從虫曼聲，此碑云毒蠖是也。毒蠖卽毒蠹也。蠖蓋漢世俗字，既有此字，後人又移作螟蛉蟲之名，見廣韻蠖字注，并非蠖之初義矣。李孟初神祠碑有云：勸農賊捕掾李龍，按續漢書百官志：凡縣各署諸曹掾史。本注曰：諸曹畧如郡員五官爲。廷掾監鄉五部，春夏爲勸農，掾秋冬爲制度，掾

之名未詳何義今以此碑證之疑當作春夏爲勸農掾
秋冬爲賊捕掾蓋春夏農事方興故宜勸之秋冬則民
閒皆有益藏盜賊竊發在所不免故卽以勸農掾爲賊
捕掾事相因也賊捕之名不美居是職者因有制度之
號相沿旣久遂以入史非得此碑則賊捕掾之名遂亡
矣

郎中鄭固碑先是君大男孟子有揚烏之才七歲而夭
大君夫人所共哀也故建口共墳配食斯壇以慰考妣
之心按此碑乃弟述其兄者潛研堂金石跋尾已言之
矣此云大君夫人謂其父母也蓋鄭君有子才而早夭

鄭君父母深痛惜之及鄭君之卒父母則早亡矣乃推
遺意附葬殤子於鄭君之墳其曰慰考妣之心者從其
弟言之也錢氏但譏其過禮失中而於此意則尙未見
及

泰山都尉孔宙碑是時東嶽黔首猾夏不口按猾夏之
文本於虞書枚傳曰猾亂也夏華夏若依此說則惟蠻
夷之人得稱猾夏東嶽黔首亦華夏之人也而云猾夏
於義殊不可通漢碑中容有文理迂拙難以繩墨律之
者此碑則陳子文金石遺文錄稱其文理最順疑經北
海潤色何至并虞書未讀有此謬誤歟竊疑虞書猾夏

楊二二三
之義尙有別解夫夏之爲華夏也其說古矣然愚竊有
疑焉說文夂部夏中國之人也從夂從頁從日曰兩手
又兩足也此說蓋不可通豈中國之人有首有手有足
而外國之人無之歟又豈中國所以爲中國者止以人
有首手足歟說文又有夔字其說解曰貪獸也一曰毋
猴似人從頁已止夂其手足然則夏夔二字其意正同
而一則以爲中國之人一則以爲貪獸何歟愚謂夏夔
二字音則相遠而其意正同夔從手則爲擾亂字疑夏
字亦有擾亂義故漢碑擾字往往作擾李翊碑時益部
擾穰樊敏碑京師擾穰周公禮殿記會值擾亂皆省夔

爲夏蓋由義本相通不得竟謂漢隸之苟且也古語以
猾夏連文一字同義猾亂也夏亦亂也語云物至則反
冬夏是也爾雅釋天夏爲長贏冬爲安甯此兩句義蓋
互見夏爲長贏則冬不長贏也冬爲安甯則夏不安甯
也至於中國之稱夏當起於夏后氏夏后氏之有天下
肇於夏國帝王世紀曰禹受封爲夏伯在禹貢豫州外
方南角亢氏之分壽星之次古帝王有天下之號皆本
其初之封國非取美名也至其後禹之聲名洋溢乎四
海山海經所紀雖未必皆真而禹之盛要自可見故易
代之後而四裔之稱中國猶曰夏焉亦猶海外諸邦至

今稱中國猶曰漢人唐人也自商至周相沿不改夷夏遂爲對文而說尙書者卽以此解虞書之猶夏自非此碑無以考求其古義矣

沛相楊統碑會孝順皇帝西巡以掾史召見詔拜郎中按孝順西巡據本紀在永和二年楊君卒於建甯元年五十六是年止二十四歲當時之制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卽孔廟置百石卒史亦必選年四十以上者楊君以弱冠之年掾史之微得蒙召見以其爲大尉楊震之孫也同時有繁陽令楊君亦太尉震之孫與楊統同爲富波侯相牧之子其碑云大駕省方爲郡功曹

召見是統兄弟並承異數當時之遇楊氏亦厚矣衛尉卿衡方碑曰隆寬慄按尙書皋陶謨寬而栗自來說書者不言今古文有異同讀此碑知今文尙書作寬而慄也是宜表而出之

建甯元年二月五日癸丑卒朱文藻校訂隸釋存疑曰二月當是三月之訛據沛相楊統亦以是年三月癸丑卒按朱說非也後漢書靈帝紀建甯元年二月辛酉葬孝桓皇帝于宣陵庚午謁高廟辛未謁世祖廟以碑文二月五日癸丑推之是月己酉朔辛酉爲十三日庚午爲二十二日辛未爲二十三日與史正合若依朱氏說

以癸丑爲三月五日則二月中不得有辛酉庚午辛未等日與史不合矣沛相楊統碑或有誤此碑不誤也其下又云其年九月十七日辛酉葬按靈帝紀冬十月甲辰晦日有食之以此逆推十月爲乙亥朔九月爲乙巳朔九月十七日適值辛酉與史亦合惟靈帝紀云九月丁亥中常侍曹節矯詔誅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接九月乙巳朔則此月中有丁未丁巳丁卯而無丁亥乃史誤也據竇武傳事在八月八月則有丁亥矣帝紀九月乃八月之誤

高陽令楊著碑年五十有三口口口年十月廿八日壬

寅卒按其上文云遭從兄沛相燮篤義忘寵飄然輕舉其事卽云上天不惠不我慈遺云云沛相楊統之卒據碑在建甯元年按靈帝紀建甯元年冬十月甲辰晦則壬寅適是二十八日以史證之年上所缺三字必是建甯元三字可意補也高陽君之卒蓋與沛相同此年相距數月而已博陵太守孔彪碑龍德而學不至於穀按論語孔安國注曰穀善也釋文云鄭及孫綽祿也以此碑證之龍德而學卽本易文言龍德而隱之義然則不至於穀義當訓祿是碑立於建甯四年鄭氏論語注蓋猶未出可見

訓穀為祿固漢儒論語舊義也

司隸校尉魯峻碑以公事去官休神家衛按家衛本離騷五子用失乎家巷王逸注曰兄弟五人居閭巷失尊位也家衛即家巷古巷衛同字易睽卦遇主于巷釋文引字書作衛廣韵四絳巷下有衛字注曰上同並其證也孔耽神祠碑云縣車家巷曹全碑云潛隱家巷並本楚辭王懷祖先生讀書襍志餘篇力辨王逸注之誤謂當作五子用乎家巷家巷猶言內証也然觀此碑則知漢人固皆作家居閭巷解無異說矣

校官碑首行有畀誄曰三字潛研堂金石文跋尾云誄

本為哀死而作今縣民頌其長而稱誄失其義矣按誄有二義周禮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六曰誄注引鄭司農曰誄謂積累生時德行以錫之命此則哀死之辭也又引或曰誄論語所謂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此則又別一說說文分誄誄為二其誄篆說解曰禱也累功德以求福下引論語文誄篆說解則云謚也鄭注周禮小宗伯引論語作謚大祝引論語作誄則鄭以誄謚為一字但其用不同用之死後者積累生時德行以錫之命也用之生前者鄭注小宗伯謂求福曰禱即許書謚篆說解所謂累功德以求福也夫孔子有疾而

子路請禱斷不引哀死之誅為證則誅之用於生前卽
論語之文可證矣此碑厯敘潘君治績而終之曰永世
支百民人所彰子子孫孫卑爾熾昌正是累功德以求
福其稱誅固宜後人不達古義但知有哀死之誅於是
始疑所不當疑矣若依許書字當作譎然其時說文一
書猶未行鄭君說誅字亦有積累之語則固以誅譎為
一字也此又不得執近儒說文之學以律漢碑也

潘君諱乾字元卓陳國長平人蓋楚大傅潘崇之後也
按廣韻二十六桓潘字注云周文王畢公之子季孫食
采於潘因氏焉則潘氏自是姬姓此乃云潘崇之後考

之左傳潘崇實佐商臣弑父者豈足為家乘之光乎然
古人殊不以此為嫌如刁氏云豎貂之後夫寺人何以
有後亦可笑矣

白石神君碑光和四年三公守民蓋高等始為無極山
詣大常求法食相縣以白石神君道德灼然乃具載本
末上尚書求依無極為比按今令甲凡有司有所陳請
必援引舊案謂之曰例讀此碑則知漢法已然矣漢所
謂比今所謂例也在古則謂之類荀子王制篇曰其有
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楊倞注曰類謂比類又注
勸學篇曰類謂禮法所無觸類而長猶律條之比附

博學識曰：辨語賦，去祖無職，賦而具辭，辭則之，此則
去音以去，行無去音，以辨舉，賦則去曰：辨語，此賦又出
語，此今祖語，賦也，古賦語之，辨語，于王，辨語曰：其音
必對，此辨語，謂之曰：辨語，此辨語，賦也，去曰：辨語，賦也
末，上尚書，來於無，辨語，此對，今合甲，其音，同音，祖刺，語
辨，大辨，來去，食，辨，辨，以白，百，辨，昏，辨，辨，然，以具，辨，本
白，百，辨，昏，辨，辨，四，半，三，公，安，只，蓋，高，辨，辨，然，以具，辨，本
音，辨，衣，何，辨，矣，
古人擬不以此為擬，賦也，下，丑，元，豈，辨，之，辨，夫，去，入，何，以
之，式，辨，辨，崇，實，立，商，田，辨，父，音，豈，只，為，辨，乘，之，夫，平，然

讀昌黎先生集

俞樓稊纂第二十六

德清俞樾

感二鳥賦序，曾不得名薦書，方崧卿舉正，從閣本名上
有列字名下，有於字，愚按方本是也，列名於薦書與下
句齒下士於朝，雖句法參差，而實相準，朱子考異，從嘉
祐杭本及謝本，刪此二字，則文不成義矣，賦中有云：況
策名於薦書，又復志賦有云：豈不登名於一科，今文法
並相似，足證方本之可從也。

念西路之羌，永朱子考異曰：羌乃發語之詞，施之句內
似亦未安，愚按羌乃羨字之誤，羨永同義，詩江之永矣
說文引作江之羨矣，古人用字不避重複，羨永並言羨

亦永也國語吳語曰今吾道路悠遠義永之文與悠遠同悠亦遠也

復志賦全純愚以靖處兮愚按純字無義當爲鈍字之誤鈍亦愚也史記周勃世家索隱引大顏云俗謂愚爲鈍椎公游青龍寺詩云由來鈍駮寡參尋鈍愚猶鈍駮也

別知賦惟知心之難得斯百一而爲收按國策齊策曰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意林引鬻子曰聖人在位百里有一士猶無有也古書中此等語甚多韓子用百一本此東雅堂集解引陸機歎逝賦得十一於千百按

李善注謂通千百而計之十分而得其一則不得謂之百一也

元和聖德詩魚魚雅雅東雅堂集解曰雅雅字見晉史劉惔傳洛中雅雅有三蝦魚魚字未詳愚按楚辭九辨通飛廉之衙衙洪興祖補注云衙衙行貌集韻音魚然則韓文之魚魚卽楚辭之衙衙也琴操狄之水兮其色幽幽朱子考異曰濟水自滎澤之下潛流至四瀆津口而後復出河又東分一支與之合流以過臨濟而爲狄水然此皆齊地今在濟鄆之間史記以爲孔子自衛將西見趙簡子則其道不當出此今

樓二十六
姑闕之愚按狄當爲鐵聲之誤也廣韻十六屑鐵他結切而二十三錫中從狄得聲之字如逃如勢如愁並他歷切鐵與他雙聲從狄得聲之字亦與他雙聲故鐵得轉而爲狄水經河水篇注河水東經鐵丘南春秋左傳哀公二年登鐵上卽此處也京相璠曰鐵丘名杜預曰在戚南河之北岸孔子自衛之晉故取道鐵丘說文鐵黑金也凡言鐵者皆有黑意月令駕鐵驪注云色如鐵也鐵之水兮其色幽幽幽幽亦黑也疑鐵丘之水正以深黑得名矣

嗟我雖人曾不如彼雉雞生身七十年無一妾與妃東

雅堂集解引馬大年云別本彼作此無雞字愚按無雞字者是也旣言雉又言雞文複而俚乃俗人疑雉字與下妃字不協韻故妄增之耳不知雉妃古韻同在支微部至平上之分則古詩固不拘也又此四句人與年韻雉與妃韻乃古詩隔句協韻之例人與年古韻同在真臻部也朱子但知清河張君墓銘隔句用韻而此則未見及矣

南山詩爛漫堆眾皴愚按史記司馬相如子虛賦襞積褰縹紆徐委曲鬱橈谿谷注曰縹裁也其縹中文理窮鬱迟曲有似於谿谷也韓子用縹字本此所謂杜詩韓

筆無一字無來歷也方氏從蜀本作齧固失之朱子極言方本之非然亦未知齧字所出也
 赴江陵途中寄三學士詩小雅詠鳴鹿食苹貴呦呦按小雅毛傳曰鹿得萍呦呦然鳴而相呼懇誠發乎中淮南子泰族篇曰鹿鳴興於獸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公時有望於王涯李建李程三君之引援故為三君陳此義也注家未達斯旨
 此日足可惜詩甲午憩時門臨泉窺鬪龍愚按昭十九年左傳鄭大水龍鬪於時門之外洧淵即其地也故公詩云然泉即謂洧淵也避諱故用泉字

東西出陳許愚按一人之行不能東西並出西疑南字之誤自鄭而許則地南又自許而陳則地東故曰東南出陳許

岳陽樓別竇司直詩夜纜巴陵洲叢芮纔可傍愚按叢芮二字未知何義疑叢芮之誤文選西征賦營宇寺署肆厘管庫叢芮於城隅者百不處一注引字林曰叢聚貌也音在外切說文曰芮小貌而銳切韓子用叢芮字即本潘賦

薦士詩周詩三百篇雅麗理訓誥愚按當作雅理麗訓誥雅者正也麗與儷通言周詩三百篇皆合正理而可

樓二十六
與訓誥相儷耦也舊本雅麗或作麗雅則正以雅理二字連文但麗字誤置雅字之上耳理字或作埋則形似之誤不足論也

驚驥詩王良執其轡造父挾其軻挾諸本皆作夾朱子考異曰左傳穎考叔挾軻以走當作挾愚按隱十一年左傳正義曰廟內授車未有馬駕故手挾以走然則穎考叔挾軻以走者以無馬故也此則既有驥駕車而王良爲之執轡矣又何須挾之以走乎朱說非也挾字仍當從諸本作夾哀十三年公羊傳注云齊晉前驅魯衛驂乘滕薛俠轂而趨韓詩正本此夾與俠通變轂言

輈以協韵也

汴州亂詩健兒爭誇殺留後誇或作誘愚按作誘作誇均未合是時軍亂而殺其將非爲人所誘亦非欲以此誇於人也誇乃誇字之誤廣韵九麻譁誼譁誇上同是唐人書譁字有作誇者國語晉語士卒在陳而譁吳語三軍皆譁釗以振旅韓子用譁字本此言健兒爭譁呼而殺留後也因字從俗作誇而後人罕見誇字遂誤作誇矣誘則又誇之誤也射訓狐詩矜凶挾狡誇自呼誇亦當作誇

鳴雁詩江南水闊朝雲多方本朝作朔朱子考異云旣

樓二十六
云江南則不應言朔雲矣兼作朝雲語亦差響愚按作朔者是也朔與南相對成文與上文窮秋南去春北歸並以南北對言而義則有異上言南北據鴻雁春北秋南而言此言南朔則承江字而言言江之南水闊而江之北雲多也朱子以江南連讀朔雲連讀遂不得其義而改從朝字豈江南但有朝雲無暮雲乎若謂作朝雲語差響則公詩固不可以常格論朱子蓋嫌作朔字則似乎七言律詩耳然上文風霜酸苦稻梁微亦何嘗不似律詩乎

東方半明詩東方半明大星沒東雅堂集解曰太白長

庚西方星故云配月又太白主大臣其號爲上公故公有取焉愚按此注是解下文獨有太白配殘月句而於此句大星竟未有說考史記天官書心爲明堂大星天王索隱曰鴻範五行傳曰心之大星天王也前星太子後星庶子公用大星字本此朱子謂此詩之作在順宗卽位不能親政而憲宗在東宮之時然則東方半明大星沒殆指德宗晏駕而言乎

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詩赦書一日行萬里愚按一日萬里無此神速雖極言之不應如此也一日疑一月之誤據答張徹詩曰赦行五百里以一日行五百里計之

則一月可行一萬五千里故舉成數而言曰赦書一月行萬里也

送區宏南歸詩落以斧引以纏徽朱子云此言纏徽謂木工所用之繩墨也然周易作徽纏乃爲黑索所以拘罪人恐公所用別有據愚按以徽纏爲黑索虞翻說也劉表云三股爲徽兩股爲纏皆索名則非謂黑索矣莊子駢拇篇曰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纏索則凡約束者皆用之非獨拘繫罪人之用又朱子以爲木工所用之繩墨則亦非也此承上句我念前人譬葑菲而言落

乃我落其實之落斧乃墓門有棘斧以斯之之斧蓋薪采之事而非工匠之事也引以纏徽卽綢繆束薪之義詩綢繆篇正義曰言薪在田野之中必纏綿束之乃得成爲家用韓子詩意亦然謂旣落之以斧而又引之以纏徽也此詩但譬區子之材如葑菲然尙有可采故不忍棄耳未及斲之而成器也何取於繩墨乎
送無本師歸范陽詩蜂蟬碎錦纈蜂蟬或作風蟬或作蟬翼朱子謂與下句不對未詳其說今按下句云綠池披菡萏此句疑本作綠潭碎錦纈公贈張藉詩云中流上灘潭集解引郭璞曰江東呼水中沙堆爲潭是公詩

樓二十六
有用渾字者此云絳渾正與綠池相對而與碎錦纈之
義亦相聯貫絳與蜂渾與蟬均形近而誤耳
贈別元十八協律詩曹曹莫訾省舊注引史記膠西王
傳遂爲無訾省蘇林謂爲無訾錄無所省錄也朱子謂
蘇注不可曉而顏注又以爲不省訾財亦非是禮記不
訾重器毋訾金玉成器注皆云思也詳此蓋以訾爲思
慮計度之意思按國語齊語貲相其貲韋注曰訾量也
呂氏春秋知度篇量小大而知材木矣訾功丈而知人
數矣高注曰訾相也然則訾與量同自有計度之意朱
子引禮記注其義轉迂

城南聯句奔制盡從賜舊注云此句未詳愚按奔乃异
字之誤古或以异爲異列子楊朱篇重囚纍梏何以异
哉張湛注曰异異也古字异制猶言異數此承上文食
家行鼎鼐寵族飫弓旌而言謂非常之異制皆由朝廷
所賜也下文云殊私得逾程殊私異制文正相對殊亦
異也因以异爲異又誤作奔遂不可解矣

征蜀聯句燾養均草蔡舊注引玉篇蔡草有毒用殺魚
愚按毒草亦多矣何獨舉一蔡而言之卽云以協韵也
然上句聖靈閔頑嚚頑嚚二字平列草蔡則不平列矣
何妨更舉一毒草以儷之而必云草蔡乎今按說文丰

部丰艸蔡也象艸生之散亂也是古有艸蔡之語草蔡
卽艸蔡也唐人猶知用古語宋以後無知者矣

和崔舍人詠月詩追歡罄縹餅舊注縹青白色愚按此
但言酒餅而已何問其色乎縹疑醪字之誤文選蜀都
賦觴以清醪玉篇酉部醪醪酒清也廣韻三十小縹青
黃色醪清酒二字並敷沼切音近形似而誤醪餅猶言
酒餅變酒言醪古人修詞之法也

行難篇先生矜語其客曰某胥也某商也其生也某任
之其死也某誅之某與某可人也任與誅也非罪與皆
曰然舊注曰可或作何或從閣杭苑作可云可人見禮

記朱子謂據禮記是也然詳下文之語似以陸公雖嘗
任誅此人復自疑於有罪則頗有薄其門地之意而以
薦引之力自多者恐須作何字語勢乃協更詳之愚按
朱子以作何字爲協其說是也至謂陸公雖嘗任誅此
人復自疑於有罪則大失之此文上四某字乃是四人
一某字是爲胥者一某字是爲商者一某字是生而任
之者一某字是死而誅之者下某與某則又指爲胥爲
商者蓋陸公與客論當時諸人謂某也胥某也商胥與
商何人也而某也任之某也誅之非有罪歟陸公此論
亦是主持清議之意故諸客皆應曰然也朱子乃謂某

任之某誅之是陸公自稱其名則謬甚矣既已任之誅之何又自以爲罪歟卽云自疑然坐中之客必當解釋其疑謂此乃管子取盜趙文子舉管庫之比不足爲盛德累不當同聲曰然也如朱子之說則是坐客皆以陸公任之誅之爲罪而韓子獨迎合陸公之意以管敬趙文爲比與韓子此篇之旨相去千里矣水心以是四人裸說善醫者不視人之瘠肥察其脈之病否而已矣善計不可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而已矣舊注醫下或有人字愚按有人字者是也不可二字乃天下二字之誤善醫人者不視人之瘠肥善計天下者

不視天下之安危兩句正相對醫下脫人字而善計天下又誤作善計不可失其旨矣

憂其所可恃懼其所可矜善醫善計者謂之天扶與之易曰視履考祥善醫善計爲之愚按此文有脫文衍字遂不可讀善醫善計者謂之當作謂之善醫善計善醫善計下又當疊善醫善計四字扶字衍文蓋卽涉上文天字之誤而衍者天誤作夫又誤作扶也篇末善醫善計者爲之則又卽上文善醫善計者謂之之複出者也今正其文曰憂其所可恃懼其所可矜謂之善醫善計善醫善計者天與之易曰視履考祥如此則文從字順

而意亦完足韓公復作想不易吾言也
守戒今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爲害則必高其柴椽
而外施窳窳以待之舊注曰椽或云籬也欄也字當從
木愚按椽無籬欄之義椽當作欄史記賈誼傳擱如囚
拘索隱本作欄音和板反引說文云欄大木柵也今說
文無欄字韓文作椽疑本作椽蓋從叢與從園同也作
椽者相似而誤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未必不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擊石
也方氏舉正云校本一云敲當作敲唐人多使敲字盧
仝詩敲金撝玉朱子謂方說甚怪所引盧仝詩當亦是

誤本愚按說文支部敲橫擿也然則作敲字者乃擿字
之段音耳擿亦敲也

與陳給事書屬乎其言若閱其窮也舊注曰屬或作厲
或從文苑云屬猶附屬連屬之屬愚按作厲固非以附
屬連屬釋之亦非其旨禮記禮器篇曰屬屬乎其忠也
正義曰屬屬專一之貌其心屬屬然專一盡其忠誠也
屬乎其言若閱其窮正是盡其忠誠之意韓公用禮記
文耳

送李愿歸盤谷序友人李愿居之朱子考異曰友人諸
本及洪氏石本皆作友樊氏石本作有愚按此文上云

友入李愿居之下云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兩文若不相蒙前人已疑之者矣讀朱子考異乃知友人爲有人之誤上言有人李愿下言昌黎韓愈文法相配或疑有人二字恐無此稱不知此本山海經文法上言太行之陽有盤谷言其地也此言有人李愿言其人也山海經多有此類如大荒南經云大荒之中有不庭之山榮水窮焉有人三身又曰有山名曰融天海水南入焉有人曰鑿齒又曰有白水山白水出焉而生白淵昆吾之師所浴也有人名曰張宏大荒西經曰大荒之中有龍山日月所入有人衣青以袂蔽面名曰女丑之尸又

曰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有人焉三面如此之類不可勝數韓子用此文法耳後人不達改作友人大非其旨矣

嗟盤之樂兮樂且無殃樊本作殃方氏從洪校石本作央朱子曰作殃於義爲得愚按作央者是作殃非也楚辭離騷經時亦猶其未央王注曰央盡也九歌爛昭昭兮未央注曰央已也盡與已同義然則無央猶言無已也無盡也朱子未達古語故從作殃之本耳

崔評事墓銘是故其歿也其弔者與其哭者其聲也必哀盡焉鄭氏也有子二人女一人愚按鄭氏也三字文

義未明而上句必哀盡焉亦爲無理疑盡字乃妻字之
誤本在焉字下當云其弔者與其哭者其聲也必哀焉
妻鄭氏也有子二人女一人如此則文理明白矣上文
已云其妻與其子以君之喪旋葬於汝州故此云妻鄭
氏也不云君娶鄭氏蓋承上爲文於理當如此也
劉統軍碑折其尾毒不得動搖舊注其尾毒或作旗纛
尾愚按旗纛尾三字連文甚爲不辭且楊子琳之反劉
君不過單船往說之非有斬將舉旗之功何能折其旗
纛之尾乎尾毒疑卽左傳所謂蜂蠆有毒也蜂蠆之毒
皆在尾故曰尾毒折與制通論語顏淵篇片言可以折

獄者魯讀折爲制是其證也折其尾毒蓋以蜂蠆譬之
謂其尾有毒而制服之使不得逞故其下句卽曰不得
動搖也或疑文無蜂蠆字則尾毒二字於文不明然曹
成王碑云落其角距其上文亦未嘗言何物也
又按南海神廟碑云旗纛旌麾飛揚旆藹則此文或以
麾纛連文作折其麾纛亦未可知尾毒乃麾纛之壞字
也說與前異姑並存之惟據劉公墓志云公單船往說
琳感歛雖不卽降約其徒不得爲虐琳降公常隨琳不
去云云則劉公至蜀斷無折其麾纛之事雖侈言之究
嫌失實恐仍以前說爲允也

殿中少監馬君墓志嗚呼吾未耄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于人世何如也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朱子云此篇末兩三句不可曉愚按何如二字當是可知二字之誤言吾於馬氏未四十年而哭其三世則凡人世事大率類此概可知矣人欲久不死而觀人之居此世者逐日零落亦復何味乎只將何如二字改作可知文義自明但無左證耳

毛穎傳毛穎者中山人也東雅堂集解曰中山國名今定州按下文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朱子謂中山在秦東北非伐楚所當次此固寓言然亦不爲

無失蓋以地理言中山在秦東北楚在秦東南伐楚而次中山非事實矣朱子譏之是也乃陳景雲韓集點勘引宋王象之輿地紀勝云中山在溧水縣山出兔豪爲筆最精韓文毛穎傳中山謂此因謂秦始皇時楚都壽春在江北而溧水中山則江南地秦未克楚都其兵不得渡江而南朱子所謂雖寓言不能無失殆謂此也此則殊非朱子意矣朱子謂中山在秦東北則固指定州而言非指溧水而言也且溧水之中山其名不著而定州之中山則本國名戰國策中列爲一國韓文所云中山自當指此宋馬永卿癩真子云退之以毛穎爲中山

人者蓋出於右軍經云唯趙國豪中用蓋趙國平原廣澤無襍木唯有細草是以免肥肥則豪長而銳此良筆也今按漢書地理志云趙地北有信都真定常山中山然則韓公所謂中山毛穎卽右軍所謂趙國豪嬾真子之言自是可信而陳氏乃生異說以爲溧水之中山此與韓公寓言及朱子所謂不爲無失者胥失其旨矣進撰平淮西碑文表今詞學之英所在麻立麻或作成方從閣杭苑李謝本作麻朱子謂作麻殊無理疑此本是森字誤轉作麻且公答孟簡書亦有森立之語可考也愚按答孟簡書云天地鬼神昭布森立彼以天地鬼

神言故曰森立森謂森森然也見其甚可畏懼之意若詞學之英亦言森立則用字不當矣此麻字只是林字之誤林立二字亦人所習用者也賈香其人潮州刺史謝上表瞻望宸極魂神飛去舊注去或作迭非是愚按魂神飛去語意殊輕與通體不稱疑本作魂神飛佚佚與逸通飛佚卽飛逸也迭卽佚字之誤其賀冊尊號表曰瞻望宸極心魂飛揚飛逸飛揚語意正相近外集上賈滑州書伏惟閣下昭融古之典義舍和發英作唐德元愚按召誥云其惟王位在德元則德元之義

非人臣所可用舊注元字或作臣然德臣之稱亦無意
義疑本云作唐元臣元上衍德字元下脫臣字耳或本
臣字不誤乃不知刪德字而轉刪元字則失之矣送俱
文珍序曰皆國之元臣天子所左右祭董相公文曰天
睠唐邦錫之元臣此元臣二字之見於公集者此文亦
作元臣當無疑矣去諸意疑與臣字不礙本亦疑
上考功崔虞部書廢耳任曰華實不兼舊注不疑當作
必愚按作不字者是也公意所謂實者其人之實行也
所謂華者其時之名譽也他人考其實行必兼采其名
譽而崔公則不然但取其實行不問其名譽故曰華實

不兼也下文云執事既上名之後三人之中其二一人者
固所傳聞矣華實兼者也果竟得之而又升焉其一人
者則莫之聞矣實與華違行與時乖果竟退之如是則
可見時之所與者時之所不與者之相去遠矣以下文
證之則知此文自當作華實不兼爲是惟其廢耳任目
是以但收實行不取虛名也

通解循循然不知忠易其死也愚按忠字下脫之可以
三字循循然不知忠之可以易其死也與下渾渾然不
知義之可以換其生也相對成文

夏之日必曰長進而否退愚按長字疑是字之誤言是

則進否則退也與孟子治則進亂則退同義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則進否則退也' and '與孟子治則進亂則退同義']

讀王觀國學林 俞樓襍纂第二十七 德清俞樾

楊子法言曰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
今亡矣觀國按古書百篇秦焚書至漢濟南伏生口傳
裁二十餘篇魯恭王壞孔子宅于壁中得所藏書皆科
斗古文至孔安國始以隸古定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
凡五十九篇蓋酒誥之篇不在伏生口傳之數而在科
斗之文則有之楊雄見伏生口傳之書而未嘗見科斗
書故曰酒誥之文俄空焉樾按王氏此說疏矣漢藝文
志言秦燔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
九篇以教齊魯之間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



樓二十一
於學官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孔安國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然則酒誥一篇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皆有之蓋卽在伏生二十九篇中非魯共王壞孔子宅而得之者也此固漢世所列于學官者楊子豈容不見歟所以云酒誥之篇俄空者蓋指序而言若以書而言則上文固云不備過半非止一篇之空矣今書序云成王旣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楊子之意以酒誥當自有序不與康誥相屬故有

俄空之歎耳書之序本不一例如堯典舜典之類則一篇爲一序如大禹皋陶謨益稷之類則眾篇共一序康誥酒誥梓材三篇本同一序楊子以康誥乃康叔受封之始誥誠之辭酒誥梓材各自爲書當各自有序非如大禹皋陶謨益稷之類可牽連而書之者明是有序而今亡之故曰昔之說書序以百酒誥之篇俄空焉舉酒誥卽梓材從可知矣王氏乃云楊雄未見科斗書故不知有酒誥夫安國所獻十六篇不列于學官楊子得見與否誠不可知然酒誥在伏生二十九篇中不在安國所獻十六篇之中則王氏此說疏矣至其據僞古文尚

書而反以鄭康成趙臺卿注中諸稱逸書者爲非此尤不足與辨者也

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毛氏傳曰木瓜楸瓜可食之木也觀國按詩之意乃以木爲瓜爲桃爲李俗謂之假果者蓋不可食不適用之物而我報之以瓊玉可貴之物則投我之物雖薄而我報之實厚此作詩者之意也楸按爾雅釋木云楸木瓜則毛傳自是古義然下章木桃木李之名又不見於爾雅何也王氏乃以假果爲說於古無徵殊不足據竊謂木瓜之訓楸瓜非楸瓜有

木瓜之名也凡瓜皆蔓生而此則木生爾雅曰楸木瓜猶云楸者木生之瓜耳毛公深達此義故申之曰可食之木也則并木桃木李而俱釋之矣桃與李皆木生而可食之物也或疑瓜多蔓生者故必以木瓜別之若桃與李則無不木生者何必以木桃木李爲別乎此又未達詩人之例也詩人之辭凡舉同類之物則下一字分舉其名而上一字必統舉其類如杞也桑也檀也皆樹也則曰無折我樹杞無折我樹桑無折我樹檀榭也棘也桑也皆叢生之物所謂苞也則曰集于苞榭集于苞棘集于苞桑櫟也棣也亦皆苞也則曰山有苞櫟山有

苞棣稂也蕭也著也亦皆苞也則曰浸彼苞稂浸彼苞
蕭浸彼苞著所謂木瓜木桃李亦若是矣詩人初意
不過謂人以瓜桃李三者投我此三者皆木生之物故
皆繫木言之曰木瓜曰木桃曰木李而後之說詩者以
爲此瓜繫木而言則非縣縣瓜瓠之瓜也以詩人之語
而求之植物之中卽今所謂楸者是矣於是載之爾雅
而毛公卽本以釋詩至桃李無不木生故爾雅不釋其
名而毛公逆知後人將致疑於此故於首章發傳曰可
食之木使讀者知木字之義則不至以木瓜爲楸瓜之
名而木桃李可一以貫之矣

振鷺詩曰二王之後來助祭也毛氏傳曰二王夏商也
其後杞也宋也觀國按禮記曰武王克商未及下車而
封黃帝之後于薊封帝堯之後于祝封帝舜之後于陳
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于杞封商之後于宋蓋武王旣
克商有天下而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者繼絕世也方
周人祭于廟之時黃帝堯舜之後皆在本國未來助祭
而二王之後適來助祭周人美之故振鷺之詩所爲作
非萬世不易之法也後世不察乃謂王者必當存二王
後故漢魏南北隋唐之際皆舉二王之典夫繼絕世者
奚必止于二代邪樾按王氏之說未達古制古人存先

代之後其說不同許叔重五經異義稱公羊說存二王之後所以通天三統之義又引古春秋左氏說周家封夏殷二王之後以爲上公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並見禮記郊特牲疏按郊特牲云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然則存二王之後自是不易之典卽從左氏說別有三恪而三恪自卑於二代之後鄭駁異義曰敬其先聖而封其後與諸侯無殊異何得比夏殷之代可見三恪與二王之後不同也至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則推暨更廣其說曰王者之法必正號絀王謂之帝封其後以小國使奉祀之下存

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而朝故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統也是故周人之王尚推神農爲九皇而改號軒轅謂之黃帝因存帝顓頊帝嚳帝堯之帝號絀虞而號舜曰帝舜錄五帝以小國下存禹之後於杞存湯之後於宋以方百里爵號公皆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先王客而朝依董子說有九皇五帝三王之名所謂三王者合時王而言之也試以周論杞宋與周三王也黃帝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五帝也神農九皇也九皇非有九代蓋合五帝三王其數八又追前一代凡九代故曰九皇耳然自皇而王

雖有九代其得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而朝者則惟二
王之後爲然五帝之後視二王有閒矣九皇視五帝又
有閒矣愈遠則愈卑也此詩既云我客戾止則其爲二
王之後而作明甚王氏乃云二王之後適來助祭故周
人美之又云繼絕世奚止二代此大不然繼絕世與通
三統自是二義繼絕世者豈得概尊之以客乎王氏又
推論至漢魏以下夫漢魏以下與古迥殊封建一廢卽
欲存二代之後亦匪易矣尚能及遠邪王氏之論固不
可通也

史記孔子世家魯世家十二諸侯年表皆曰魯襄公二

十二年歲在庚戌孔子生魯哀公十六年歲在壬戌孔
子卒年七十有三然公羊傳曰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
月庚子孔子生何休解曰歲在己卯又穀梁傳曰襄公
二十一年十月庚子孔子生然則公羊穀梁與史記世
家年表皆不同也觀國按春秋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
辰朔日有食之蓋十月朔爲庚辰則二十一日爲庚子
也十有一月無庚子矣公羊謂十有一月庚子者誤也
魯襄公二十一年歲在己酉而何休謂歲在己卯者誤
也孔子享年七十三以歲計之當魯襄公二十二年生
歲在庚戌而公羊穀梁皆云襄公二十一年誤矣樾按

孔子生年當以公穀爲正公羊傳云襄公二十有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云襄公二十有一年十月庚子孔子生生日俱同惟有一月之差然陸德明公羊音義云庚子孔子生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是陸氏所據本無十有一月四字則亦爲十月庚子與穀梁同也兩傳並出聖門所言又相合舍此不信而反信後出之史記作襄公二十二年生奪吾先師一年之壽何也然自襄二十一年至哀十六年爲七十四年而云孔子年七十三者古人至歲盡之日始增年也史記倉公傳云臣意年盡三年年三

十九歲是其證也孔子必盡哀公十六年始爲七十四歲而於夏四月卒故止得七十三歲也惟何劭公所云歲在己卯則不得其說據左傳襄元年正義云是歲歲在壽星則大歲在乙酉至二十一年則爲乙巳是孔子於乙巳歲生也哀元年正義云是歲歲在大梁則大歲在甲辰至十六年則爲己未是孔子於己未歲歿也自襄二十一年至哀十六年爲七十四年以常率論之則當爲歿于戊午歲今乃在己未歲者以昭十五年歲星超辰故也歲星超鶉首入鶉火故大歲超庚午入辛未而至哀十六年大歲在己未矣

新臺詩曰新臺有洒河水浼浼毛氏曰洒高峻也浼浼平地也陸德明音義洒七罪反觀國按新臺詩第一章曰新臺有泚河水瀾瀾泚與瀾協韻故第二章曰新章有洒河水浼浼毛氏欲以洒浼二字協韻乃讀洒爲七罪反而訓之曰洒高峻也然字書洒無七罪反之音亦無高峻之義按字書洒字音先禮切與洗同而與浼字亦協韻蓋泚者鮮明貌也洒亦有潔靜之意于詩之義通當讀洒爲先禮切則音與義兩得之矣樾按毛訓洒爲高峻此是古義爾雅釋丘曰望厓洒而高岸又曰夷上洒下不濬疏引李巡孫炎說並以夷上爲平上洒下

爲隋下洒爲隋故爲高峻毛公必有所受之未可以爲非也至謂字書洒無七罪之音此由字書失收不得因字書無此音而以之廢古讀也考廣韻十四賄七罪切有灌字注曰水深貌疑灌卽洒字以水言則爲深以丘言則爲隋以臺言則爲峻其義一也

阮逸注文中子又作序篇曰文中子之教繼素王之道故以王道篇居首古先聖王俯仰二儀必合其德故次之以天地篇天尊地卑故次之以事君篇事君莫如周公故次之以周公篇周公之道神乎易中故次之以周易篇易之教化莫大乎禮樂故次之以禮樂篇禮樂著

明則史故次之以述史篇與文立制變理爲大故次之以魏相篇既變理則至于命故次之以立命篇通性命者關氏之易故次之關朗篇終焉觀國按王通死門人薛收姚義綴通之說名之曰中說其篇目但以篇首二字爲之非通所自定亦如論語篇目乃門弟子所纂集止取篇首二字爲目非有他意義也阮氏曲折附會而爲之說則誤矣樾按王氏此論未達古注書之體古人注一書必次第其篇目而爲之說附會之譏誠所不免然亦抱殘守缺之苦心蓋懼後人之竄易其篇第也其體例仿於孔子之序卦傳趙臺卿注孟子實始用之趙

氏孟子篇敘曰孟子以爲聖王之盛惟有堯舜堯舜之道仁義爲上故以梁惠王問利國對以仁義爲首篇也仁義根心然後可以大行其政故次之以公孫丑問管晏之政答以曾西之所羞也政莫美於反古之道滕文公樂反古故次以文公爲世子始有從善思禮之心也奉禮之謂明明莫甚於離婁故次之以離婁之明也明者當明其行行莫大於孝故次以萬章問舜往于田號泣也孝道之本在於情性故次以告子論情性也情性在內而主於心故次以盡心也盡己之心與天道通道之極者也是以終於盡心也此卽阮氏敘篇之所本且

王氏知文中子篇目與論語篇目同取篇首二字爲目抑知說論語者亦有敘篇乎夫漢人論語注今無全書其有無敘篇不可考然邢皇兩疏則均有之邢昺疏於學而弟一曰此篇論人行之大者故爲諸篇之先爲政弟二曰學而後入政故次前篇也皇侃義疏於學而弟一曰學記云人不學不知道是明人必須學乃成故以學而爲先也爲政弟二曰學記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是明先學後乃可爲政化民故以爲政次以學而也如此之類亦卽敘篇矣邢氏云爲政以下諸篇所次先儒不無意焉當篇各言其指皇氏云侃昔受

師業自學而至堯曰凡二十篇首末相次然則論語諸篇相次之義固自漢以來師說相承如此非邢皇二子創爲之也阮氏注文中子作敘篇蓋尊文中子如孔子宋以後儒者不知有此義矣周禮宗伯以肆獻裸享先王鄭氏注曰肆者進所解牲體也陸德明音義曰肆他歷切觀國按肆者解牲體而陳之故陳牲之官又有肆師則肆如本字音四其義自明矣而陸德明遽變其音爲他歷切取剔解牲體之義故凡經書言肆牲及詩或肆或將並以肆音他歷切豈不蔓疑於後學耶樾按王氏此說非也周禮小子掌祭

祀羞羊肆羊殺肉豆鄭康成注肆讀爲鬣羊鬣者所謂
豚解也大司徒羞其肆大宗伯以肆獻灌享先王典瑞
裸圭有瓚以肆先王鄭注並以肆解釋之故陸氏於此
字或音託歷反或音他歷反從鄭讀也詩楚茨篇或肆
或將毛傳云肆陳鄭箋云有肆其骨體於俎者釋文云
肆音四此從毛也又曰有肆他歷反此從鄭也陸氏於
此分別甚明王氏不從鄭讀可也謂陸爲誤則不可也
至肆師之肆自當音四鄭注曰肆猶陳也肆師佐宗伯
陳列祭祀之位是肆師一職乃宗伯之佐故其職云肆
師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此其職豈止陳牲

而已王氏乃以爲是陳牲之官因肆師音四而欲將鄭
讀爲鬣之肆悉改音四則失之不考矣
餘音袞亦作𩺰其字皆從骨諸字書皆曰禹父名也餘
音袞亦作𩺰其字皆從魚諸字書皆曰魚也古人多借
用字故尚書禹父名用餘字其實當用餘字也樾案玉
篇骨部餘公本切世本顛頊生餘餘生高密是爲禹也
魚部餘古本切大魚也廣韻二十一混古本切餘字注
曰禹父名亦作𩺰餘字注曰說文曰魚也亦作𩺰是篇
韻並分餘餘爲二誠如王氏之說然說文有餘無餘終
疑餘爲俗字廣韻於餘字下曰尚書本作餘乃悟餘者

魚之變也。魚者，魚之變也。漢人作隸，往往以角爲魚。北海景君碑，元元鰥寡，曹全碑撫育鰥寡，鰥字左旁之魚，並變從角。此魚之所以誤爲魚也。賴廣韻尚書本作魚，一語而知其致誤之由，然則仍當以作魚爲正。

烝民詩曰：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陸德明音義曰：中，丁仲反。觀國按：中字有鍾眾二音，其義異也。音鍾者，當二者之中，首尾均也。音眾者，首尾不必均，但在二者之間耳。中興者，在一世之間，因王道衰而有能復興者，斯謂之中興。首尾先後不必均也。此中興之中，所以音眾。按同居二者之間，而但以首尾之均不均爲音鍾音眾。

之別。此說殊爲無理。玉篇丁部中，致隆切，半也和也。又

丁仲切，禮射矢至的曰中，蓋平去兩音止一義之引伸。

平聲之中，中平聲也。去聲之中，謂中去聲，其中平聲也。豈以首

尾之均不均爲別乎？而中興之中，自來讀去聲，當必有

說。按儀禮聘禮記：士中日則二雙。注曰：中猶閒也。釋文

中，丁仲反。士虞禮記：中月而禫。注曰：中猶閒也。釋文中

丁仲反。禮記學記篇：中年考校。注曰：中猶閒也。釋文中

丁仲反。然則中字音丁仲反者，其義並當訓閒。中日者

閒一日也。中月者，閒一月也。中年者，閒一年也。中興之

中，讀丁仲切，則亦當訓閒。謂閒世而興也。所閒者，不必

樓二十七
止以一世爲限無論幾世皆可以閒言之王氏不考古訓臆爲之說非是

周禮雍氏鄭注曰書柴誓敝乃獲斂乃阱蓋柴者古文費字也科斗古文尚書用柴字孔安國以隸古定之故變爲費字柴亦作鄴廣韻曰鄴亦作費邑名在魯又列柴字曰魯東郊地名也蓋柴者古文也鄴費皆隸文也廣韻當先列柴字而以鄴費二字續之爲是乃先列鄴費二字訓曰邑名在魯後又別列柴字訓曰魯東郊地名殊不知邑名在魯者乃東郊地名也一事而分兩訓蓋不悟其柴爲古文也樾按此說固是矣然費之爲地

不一曰知錄謂春秋有兩費其一見左傳成公十三年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殄滅我費滑其一僖公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乃愚考之左傳則魯亦有兩費季氏之費今山東沂州府費縣是也若隱元年費伯帥師城郎此又一費今兗州府魚臺縣西南有費亭東北有郎城費伯城郎是其地也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引高氏地名考曰費讀如字與季氏費邑讀曰祕者有別然則廣韻先列鄴費二字訓爲魯邑名或亦未可厚非乎抑又論之柴者魯東郊地名也以今地理言之魚臺之費在曲阜之南不得爲東沂州之費雖在曲阜之東而

相去甚遠不得爲郊恐此二費皆非東郊地名之柴也然則廣韵別出柴字正非無見矣

襄十三年左傳吳侵楚養叔曰子爲三覆以待我杜預注曰覆伏也陸德明音義曰覆扶又反觀國案字書覆有二義扶又反者其義則蓋覆也音福者其義則敗也倒也爲三覆以待我者爲傾覆之兵以伺我而發也若成公傳所謂覆師徒所謂傾覆我社稷若襄公傳所謂傾覆無所控告所謂大懼社稷之傾覆此類是已而陸德明于三覆音扶又反誤也懋按王氏此說大誤矣三覆之義杜征南訓爲伏兵凡爲伏兵必掩覆使敵人不

知故謂之覆然則陸氏音扶又反正合其義王氏乃歷引傾覆之文以證三覆之義如其說則三覆者三敗也豈將如欒枝之曳柴僞道乎若然則當別爲之說何仍引杜氏之注也且左傳言覆者多矣桓十二年覆諸山下宣十二年帥七覆於敖前陸氏並音扶又反至隱九年君爲三覆以待之則與此傳文義正同陸氏亦音扶又反王氏何獨於此傳而致疑乎

周禮司尊彝曰裸用斝彝黃彝鄭氏注曰斝讀爲稼稼彝畫禾稼也陸德明音義曰斝音稼觀國按字書曰斝古雅切玉爵也故行葦詩曰洗爵奠斝音義曰斝古雅

反周禮鬱人曰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音義曰斝古雅反以此觀之凡斝字皆當讀爲古雅反畫禾稼者斝之飾而遂改斝音稼恐非義也樾按司尊彝所司者尊彝也盛鬱鬯曰彝盛五齊三酒曰尊彝亦尊也以其盛鬱鬯故異其名也尊彝皆盛酒之器而非飲器古人行禮必先設盛酒之器如鄉飲云尊兩壺于房戶閒加二勺于兩壺鄉射云尊於賓席之東兩壺皆加勺尊者所以盛酒也勺者所以挹酒也及其飲之也獻則以爵酬則以觶此則飲酒之器也盛酒之器與飲酒之器判然爲二斝爲玉爵鄭君豈不知之而司尊彝

所司者尊彝也尊彝皆盛酒之器何得以玉爵之斝爲名於義無取故改讀爲稼而陸氏卽音斝爲稼依法爲音陸氏全書體例類然也而王氏乃云卽是玉爵之斝此蓋不知酒器飲器之別矣爾雅釋器彝卽罍器也郭注皆盛酒尊疏引禮圖云六彝爲上受三斗六尊爲中受五斗六罍爲下受一斛而斝爲玉爵爵之制則受一升而已禮記明堂位注曰爵一升觚二升觶三升角四升散五升是也王氏以一升之爵爲三斗之彝其誤甚矣

前漢禮樂志曰師學百四十二人其七十二人給大官

桐馬酒李奇注曰以馬乳爲酒撞桐乃成也顏師古注曰桐音動馬酪味如酒而飲之亦可醉故呼爲酒又前漢百官公卿表曰武帝大初元年更名家馬爲桐馬應劭注曰主乳馬取其汁桐治之味酢可飲因以名官也如淳注曰主乳馬以韋革爲夾兜受數斗盛馬乳桐取其上肥因名曰桐馬今梁州亦名馬酪爲馬酒觀國按桐馬者乃官號非酒名也前漢百官公卿表曰大僕掌輿馬有家馬令五丞一尉顏師古注曰家馬者主供天子私用非大祀戎事軍國所須故謂之家馬武帝大初元年更名家馬爲桐馬則改家馬之名爲桐馬耳若然

則大僕有桐馬令一人有桐馬丞五人有桐馬尉一人其所治亦主供天子私用之馬則桐馬者乃大僕之屬官也字書曰桐擁也引也以擁引其馬爲義故曰桐馬禮樂志曰師學百四十二人其七十二人給大官桐馬酒者乃是以七十二人給事大官令役以造酒而供桐馬官也樾按百官公卿表大僕秦官掌輿馬有兩丞屬官有大廄未央家馬三令各五丞一尉武帝大初元年更名家馬爲桐馬應劭如淳並以桐治馬乳說之夫桐治馬乳以爲酒所桐者馬之乳也不得卽謂之桐馬又此官主供天子私用之馬今雖改立新名要當仍其舊

職若從應劭如淳之說則專以桐治馬乳爲事矣是所
主者飲食之事而非復輿馬之事此官當改隸少府與
大官湯官導官等相聯不當仍隸大僕矣應如兩家之
說頗有可疑王氏引字書桐擁也引也謂此官以擁引
其馬爲義故曰桐馬疑爲得之然卽以說禮樂志之桐
馬酒謂以七十二人給事大官令役以造酒而供桐馬
官也則其說又不可通禮樂志言給大官桐馬酒不言
給大官供桐馬酒又桐馬之官主天子之私馬非使之
聚而飲酒也何必役七十二人造酒以供其聚飲乎桐
馬止大僕一屬官耳必以七十二人爲之造酒則大廢

未央兩令亦當同之推而上之大僕及其兩丞又當有
加焉則止大僕一職而造酒者已不勝其多矣台相國
大尉以下各官計之爲之造酒者雖萬未足也不大可
笑乎然則給大官桐馬酒仍當從李奇師古舊注以此
七十二人給大官使之撞桐馬酒王氏之說非是竊謂
禮樂志及百官表桐馬之文雖同而義則有異當各就
本文說之又按顏氏家訓曰禮樂志云給大官桐馬酒
李奇注以馬乳爲酒也撞桐乃成二字並從手謂撞擣
挺桐之今爲酪酒亦然向學士又以爲種桐時大官釀
馬酒乃熟其孤陋遂至於此是顏氏於禮樂志從李奇

舊說其云種桐時酒熟乃述其時一學士之言顏氏所
譏爲孤陋者也王氏乃云顏氏牽于漢書注釋之說又
謂桐爲桐當桐花開時造酒未免厚誣顏氏矣
前漢惠帝紀耳孫應劭注曰耳孫者元孫之子也李斐
曰耳孫曾孫也晉灼曰耳孫元孫之曾孫也顏師古曰
耳孫諸說不同據平帝紀諸侯王表耳音仍仍耳聲相
近蓋一號也觀國按平帝紀元始五年立梁孝王元孫
之耳孫音爲王又諸侯王表梁孝王表曰元始五年二
月丁酉王音以孝王元孫之曾孫紹封然則漢書在紀
言耳孫在表言曾孫當從漢書以耳孫爲曾孫是也若

以耳音仍則誤矣樾按王氏引師古注未盡其說師古
注云又匈奴傳說握衍胸鞮單于云烏維單于耳孫以
此參之李云曾孫是也然漢書諸處又皆云曾孫非一
不應襍兩稱而言據爾雅曾孫之子爲元孫元孫之子
爲來孫來孫之子爲昆孫昆孫之子爲仍孫從已而數
是爲八葉則與晉說相同仍耳聲相近蓋一號也但班
氏唯存古名而計其葉數則錯也是顏師古之意以耳
孫爲仍孫而謂漢書所稱耳孫皆是曾孫故譏班氏存
古名而錯其葉數乃以愚細考之則班氏所謂耳孫實
是仍孫而非曾孫並未錯其葉數請以匈奴傳言之烏

維單于死子詹師廬立詹師廬死以子少不立而立烏
維之弟句黎湖句黎湖死弟且鞮侯立且鞮侯死子狐
鹿姑立狐鹿姑死子壺衍鞮立壺衍鞮死弟虛閭權渠
立虛閭權渠死右賢王屠耆隆立是爲握衍胸鞮單于
班史所稱烏維單于耳孫者是也握衍胸鞮之去烏維
幾世當時度亦未必能得其詳而班氏稱之爲耳孫者
蓋依古法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問其爲昆弟爲昆弟之
子計幾傳則爲幾葉自烏維一傳爲詹師廬再傳爲句
黎湖三傳爲且鞮侯四傳爲狐鹿姑五傳爲壺衍鞮六
傳爲虛閭權渠七傳而至握衍胸鞮所謂從已而數是

爲八葉準爾雅子之子爲孫孫之子爲曾孫曾孫之子
爲元孫元孫之子爲來孫來孫之子爲暵孫暵孫之子
爲仍孫故云握衍胸鞮單于者烏維單于耳孫也耳孫
卽仍孫也班氏存古名而未嘗錯其葉數也至平帝紀
云立梁孝王元孫之耳孫音爲王夫元孫之耳孫則從
已而數十一葉矣此爲太遠據諸侯王表梁孝王一傳
爲恭王買再傳爲平王襄三傳爲貞王毋傷四傳爲敬
王定國五傳爲夷王遂六傳爲荒王嘉七傳爲王立以
罪廢自殺元始五年王音以孝王元孫之曾孫紹封班
史大書八世二字然則本紀元孫二字當爲衍文班史

本作立梁孝王之耳孫音爲王紀所云梁孝王之耳孫
卽表所謂孝王元孫之曾孫文異而世數同也因平帝
記衍元孫二字後人見紀云元孫之耳孫表云元孫之
曾孫李斐遂謂耳孫卽曾孫此大誤也師古雖知其非
而不能訂正平帝紀之衍文遂疑班氏存古名而錯其
葉數蓋亦謂班氏以曾孫爲耳孫也夫班氏於宣帝紀
云孝宣皇帝武帝曾孫何嘗曰武帝耳孫乎耳仍古音
相近耳孫卽仍孫自無疑義因平帝紀誤衍元孫二字
遂有耳孫卽曾孫之說而應劭又以爲元孫之子若然
則自孝王至音從已數之止六葉耳何班史大書八世

二字也此兩說皆非塙詰當以晉灼說爲定王氏反從
李斐之說不可不辨正也
前漢武帝紀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滇水歸義越侯嚴爲
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張晏注曰越人於水中負人
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于船下以爲名也臣瓚曰伍
子胥書有戈船以載干戈因謂之戈船觀國按船下安
戈雖大江滄海猶不免挂觸而況于山谿石險之水平
戈船者將軍之號也言能乘船而用戈以戰故謂之戈
船將軍以其善水戰也亦非載干戈者也載干戈者載
任器之舟耳樾按舟下無置戈之理張晏之注殊爲可

笑臣瓚說亦淺甚王氏均不之從是也惟戈船樓船自當一例若從王氏說爲乘船用戈則樓船何說焉愚謂戈者舸之段字玉篇舟部艘力侯切舟名舸各可切船也艘卽樓船之樓舸卽戈船之戈舸字玉篇雖音各可切而集韻又有居何切一音則其音與戈同矣廣韻七歌舸字下又有戕字云上同然則戈船之卽舸船亦猶牂戕之卽牂舸也楊子方言舟南楚江湘凡船之大者謂之舸是舸船亦大船也有樓者謂之樓船無樓者謂之舸船因借戈字爲之故注者不得其義賴集韻舸字猶存居何切之音耳

前漢韓安國傳單于畜牧爲業弧弓射獵顏師古注曰以木曰弧以角曰弓觀國按考工記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然則爲弓者以木爲幹而加以角筋膠絲漆以爲之糾約獨用角豈能爲弓哉周禮司弓矢掌六弓之法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楛質者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弧強弓也然則弧弓者乃六弓之一弓所謂弧弓射獵豈以強弓射獵歟按匈奴之國豈知有周禮六弓之制以周禮爲說迂矣且單于誠用周禮則周禮云夾弓庠弓以授射豢侯鳥獸者是射獵當用夾弓庠弓不當用弧弓也王氏疑角不能獨爲弓然詩角弓篇正

義曰冬官弓人以六材爲弓謂幹角筋膠絲漆也又曰角之中恆當弓之隈如彼文弓有用角之處不得卽名角弓蓋別有角弓如今北狄所用者但弓人所不載耳今北狄角弓施則體反若不繼繫則不復任用然則匈奴用角弓至唐世猶然王氏未考詩疏耳惟韓安國傳言弧弓不言角弓師古因弧弓並言必有兩義乃以木曰弧角曰弓釋之若然則經傳多言弓罕言弧豈角弓多木弓少乎師古此注未必塙也愚疑弧或張字之誤本言單于張弓射獵而草書張字或作張與弧相似因誤爲弧耳

顏氏家訓謂晉羊曼稱爲𧮒伯𧮒者多饒積厚又曰𧮒𧮒然無賢不肖之辨又曰從黑者亦無此字觀國按𧮒從黑𧮒從重二字雖同音榻而義各不同玉篇廣韻皆曰𧮒羊曼爲𧮒伯也𧮒積厚也蓋羊曼爲𧮒伯從黑而顏氏家訓乃用從重之𧮒是以顏氏推其義不行顏氏所引乃盛宏之晉書用從重之𧮒已爲誤今世所行晉書乃唐太宗所修于羊曼傳用從黑之𧮒爲不誤矣樾按王氏引顏氏家訓語焉不詳而又多誤失顏氏之本意據顏氏家訓書證篇云晉中興書太山羊曼常積縱任俠飲酒誕節兗州號爲𧮒伯此字更無音訓梁孝元

帝嘗謂吾曰由來不識惟張簡憲見教呼爲嚳羹之嚳
自爾便遵承之亦不知所出簡憲是湘州刺史張讚諡
也江南號爲碩學案法盛世代殊近當是耆老相傳俗
閒又有齟齬語蓋無所不施無所不容之意也顧野王
玉篇誤爲黑旁齟顧雖博物猶出簡憲孝元之下而二
人皆云重邊吾所見數本並無作黑者重沓是多饒積
厚之意從黑更無義旨據顏氏此說是非不知玉篇作
齟也直以舊本相傳作齟故不從顧野王說耳王氏乃
取其所不用者以相駁詰則顏氏之所不受矣又顏氏
雖有多饒積厚之言乃其說字義如此至說齟伯之所

以得名則曰無所不施無所不容是固以爲美名未嘗
譏其無賢不肖之辨也王氏所謂齟齬然無賢不肖之
辨顏氏並無此說不知於何得之也且顏氏所據者陸
法盛中興書而非盛宏之晉書卽此一端亦見王氏之
讀家訓未核矣

楊雄方言曰東北海岱之間謂之甌郭璞注曰甌丁甘
切所謂家無甌石之儲也字書曰甌小罍也古人多假
借用字故以儋擔二字代之蒯通傳曰守儋石之祿漢
明帝紀曰生者無擔石之儲皆假借用之以代甌字也
韓退之秋懷詩曰豈必求贏餘所要石與甌用之不誤

櫛按以六書言之甌字從詹聲甌字從臬聲兩聲絕遠非古人假借之例詹擔二字乃甌字之假非甌字之假也方言甌謂之盎別爲一條與齊之東北海岱之間謂之甌初不相蒙不知王氏何緣而致誤也其所引韓詩今東雅堂本作所要石與甌韓公此詩所用皆勘闕韵中字必不襍以魚列切之甌王氏所見本不足據也禮記禘記篇曰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鄭氏注曰除服謂祥祭之服卒事既祭反喪服

服後死者之服觀國竊詳此禮乃爲父三年爲母三年當各持其服不併日而計也設有父之喪未終而又有母之喪則當俟父之喪三年除祥已畢然後反服母喪之服又三年始畢若今日有父之喪而明日又有母之喪苟止服三年而畢則是以父母六年而併日以計也于禮爲略而于人子報親之心爲不足矣櫛按王氏此說雖若近厚而實非也據孔氏正義曰卒事反喪服者卒事謂父祥竟更還服母服也疏中還字正解記文反字曰反曰還可知其先已爲母服矣非待父祥竟乃始服母服也其先既已爲母服則母服竟卽無服矣若從

父祥之日起再服三年則母之服不止三年矣豈聖人之制乎況其下文又有雖諸父昆弟之喪云云若從王氏之說則將待諸父昆弟之喪畢始爲父母服乎抑先已爲父母服及諸父昆弟之喪畢而又從其日爲始再服三年乎喪服小記云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耐待後事其葬服斬衰按曾子問葬先輕而後重是父母俱喪則先葬母後葬父也又曰其虞也先重而後輕是兩葬俱畢先虞父後虞母也又曰其葬服斬衰注謂喪之隆衰宜從重疏謂父未葬不得變服而鄭注又推論之曰言其葬服斬衰則虞耐各以其服矣及練祥皆然夫

曰各以其服可知父虞耐則服父服母虞耐則服母服自是而練自是而祥無不各服其服然則並遭父母之喪父服母服同時並行禮經自有明文王氏不考而以意爲之說不可通也

國語說文漢書郊祀志鄭康成注周禮注禮記集韻類篇皆云在男曰覲在女曰巫玉篇廣韻皆云在男曰巫在女曰覲觀國按檀弓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于以求之母乃已疏乎謂巫爲愚婦人則女爲巫而男爲覲也此下歷引左傳史記漢書今不備錄槪按男覲女巫國語有明文此固說之最古者矣

然愚竊有疑焉在男既謂之覲則周公設官自當以男
 為主何以周官不設司覲之官而設司巫之官乎不曰
 掌羣覲之政而曰掌羣巫之政乎即謂對文別而散文
 通亦宜以男之名通乎女不宜以女之名通乎男也尚
 書序伊陟贊于巫咸作咸又四篇釋文引馬注曰巫男
 巫也名咸殷之巫也書正義引鄭注曰巫咸巫官夫巫
 咸身為殷之賢臣必非女子自當從馬注作男巫豈得
 從諸家之說以為女巫乎即如枚氏傳以巫為其氏此
 風俗通所謂氏於事巫卜陶匠是也亦當以父之事為
 氏豈當以母之事為氏乎篇韻之說雖後出然本馬融

舊說未可廢也

玉篇廣韻皆曰彘而灼切榑桑彘木也然彘此字疑衍則榑
 桑即扶彘此當作桑也彘木即若木也扶桑在東若木在西
 事見山海經故離騷曰飲余馬于咸池兮總余轡于扶
 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兮以相羊蓋扶桑者日出
 之處若木者日入之處折若木以拂日者日既西矣猶
 能折若木以揮拂其日使之不暮也謝希逸月賦曰擅
 扶桑于東沼嗣若英于西冥若英即若木也李賀詩曰
 天東有若木豈賀誤耶樾案山海經大荒北經西北海
 外大荒之中有灰野之山上有赤樹青葉赤華名曰若

木郭注曰生崑崙西謝希逸月賦所謂嗣若英于西冥者此也而海內經又云南海之內黑水青水之間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郭注亦云樹赤葉青是又一若木在南海者是以水經若水篇注曰若木之生非一所也說文叒部叒曰初出東方湯谷所登榑桑叒木也叒卽若字據此則若木與榑桑同爲一木又在東方而非西亦非南矣楚辭所言之若木竊以爲是東方之若木而非西方之若木何也淮南子天文篇云曰出于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離騷云飲余馬于咸池總余轡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咸池爲

東方之地扶桑爲東方之木則下句若木不應遽及西方之木也且所謂折若木以拂日卽淮南拂于扶桑之義以是言之扶桑若木同爲一木說文之言信矣天問篇又云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王逸注曰言日未出之時若木何能有明亦之光華乎此尤若木在東方之明證然則李賀之詩不誤也

王勃滕王閣序曰星分翼軫地接衡廬觀國按史記天官書前漢天文志及諸史天文書皆曰牽牛婺女揚州也翼軫荆州也前漢地理志曰楚地翼軫之分野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漢中汝南也吳地斗分野會

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臨淮也然則豫章實
吳粵之分野于星則屬牛女于次則屬星紀滕王閣在
豫章而勃序以爲星分翼軫者誤矣樾按王氏此論固
足訂子安之誤然子安用翼軫字則亦有所本漢衛尉
卿衡方碑云州舉尤異遷會稽東部都尉將繼南仲邵
虎之軌飛翼軫之旌若依漢地理志則會稽亦吳地斗
分野而非楚地翼軫之分野正與豫章同衡方碑于會
稽言飛翼軫之旌則滕王閣序言星分翼軫亦未可厚
非矣蓋吳楚接壤故下句卽云地接衡廬曰接曰分其
立言自有斟酌似不得執吳楚之封域斤斤與辯也

史記蕭相國世家曰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爲鄼侯文
穎注鄼音贊臣瓚注曰今南陽鄼縣也孫檢注曰有二
縣音字多亂其屬沛郡者音嗟屬南陽者音讚前漢地
理志南陽郡有鄼縣顏師古注曰卽蕭何所封又沛郡
有鄼縣顏師古注曰此縣本爲鄼中古以來借鄼字爲
之耳觀國按二縣各有區別苟不考究則相亂矣樾按
二縣固有區別然在漢世則皆有嗟音故以鄼縣而借
用鄼字正以其音同故也班固十八侯銘曰文昌四友
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受封于鄼則讀南陽之鄼如嗟矣
班孟堅親作地理志豈不知蕭何所封是南陽之鄼而

非沛郡之鄼哉蓋以嗟音讀之則南陽之鄼亦作嗟可也班氏以何鄼爲韻是也以讚音讀之則沛郡之鄼亦作讚可也師古注曰莽呼爲贊治則此縣亦有贊音是也屑屑分別轉失之矣

謝元暉詠銅爵臺詩曰總帷飄井幹尊酒若平生五臣注文選曰銅爵臺一名井幹樓觀國按史記始皇幽母咸陽宮諫者輒殺于井幹闕下又史記曰漢武帝立井幹樓高五十丈謝元暉詩蓋言總幃飄于銅雀臺上若井幹之高也銅雀臺在鄴中而井幹樓在咸陽銅雀臺未嘗有井幹之名而五臣謂一名井幹樓誤矣樾案以

魏臺而蒙漢樓之名五臣注誠誤矣然謝詩自詠銅雀臺卽欲言其高亦何必遠舉漢之井幹樓爲比乎王氏此解亦未塙也淮南子本經篇大構駕興宮室延樓棧道雞棲井榦高誘注曰雞棲井榦復屋煢井也刻花置其中也是井榦乃宮室之制高誘所言亦未得其詳愚意此承延樓棧道言之井榦疑欄楯之屬蓋高險之處置欄楯以防傾跌若井之有欄故卽以井榦名之也季善注文選正引淮南爲證又引許慎注曰皆屋構筋也義雖未明要爲得之乃又曰井幹臺之通稱則失之矣王氏於文選止觀五臣注而未觀季善注故季注所引

淮南之文未及見也
翰字在平聲音寒者羽翼儀翰也在去聲音悍者詞翰也陸德明江漢詩音義曰翰戶旦反又音寒設兩音者不能區別而設兩音也晉書有張翰字季鷹其名當讀音寒南史循史傳吉翰字休文其名當讀音悍義之所在不可易也樾按王氏此論拘矣據說文翰字孫恂音侯幹切則此字去聲也玉篇羽部翰胡旦胡干二切飛也又天雞也分平去二音而不分其義廣韻下平聲二十五寒胡安切有翰字云天雞羽有五色又音扞去聲二十八翰云鳥羽也高飛也亦詞翰說文曰天雞赤羽

也侯肝切此字平去兩收惟訓天雞者平去俱通而鳥羽也高飛也詞翰也獨於去聲言之據此則張翰之翰亦去聲矣竊謂古無平去之說毛詩桑扈篇之扈之翰與憲爲韻以今韻讀之則去聲也文王有聲篇王后維翰板篇大宗維翰均與垣爲韻崧高篇維周之翰江漢篇召公維翰均與宣爲韻崧高篇戎有良翰常武篇如飛如翰均與擘爲韻以今韻讀之皆平聲也而六朝以來此字則皆讀去聲爾雅釋鳥篇音義鶡天雞之鶡雉之雉並云又作翰胡旦反鶡春鉏句郭注有長翰二字音義云音汗是皆讀去聲也玉篇雖列兩音而先胡

且後胡干則亦以去聲為主也廣韻雖平去並收然平聲止載天雞一義而餘義均歸之去聲則亦以去聲為主也然詩云如飛如翰非鳥羽乎必歸之去聲不可通矣故自來詞人平去通用惟詞翰之義經傳所無不得不從廣韻歸之去聲此王氏所以分別張翰爲平聲吉翰爲去聲也乃文選長楊賦序藉翰林以爲主人韋昭曰翰筆也善曰翰林文翰之多若林也說文曰毛長者曰翰以是言之文翰之名實始於筆而筆之稱翰實始於毛潘安仁秋興賦染翰操紙劉公幹公讌詩投翰長歎息注並云翰筆毫也羽翰之翰既可讀平聲則詞翰

之翰豈必專讀去聲乎余詠物詩有句云柔翰淨洗爲鈔經讀者勿嗤其誤也

南史顏峻傳曰宋明帝時歲旱人飢中書令顏峻上言禁糲一月息米萬斛觀國按集韻曰糲音唐精米也諸字書皆無糲字惟集韻收此字蓋因顏峻傳有此字而收之耳然人之常情與其食麤糲之十宜食精熟之八不知顏峻當時如何設法而月能息米萬斛其公米耶其民米耶不可得而知也樾按說文玉篇廣韻均無糲字而獨見於集韻精米之說於古無徵未足據也竊疑糲卽飭之俗字飭必以米爲之釋名釋飲食曰飭洋也

煮米消爛洋洋然也禁楊一月息米萬斛於理有可信者
 者錫字據周禮小師釋文云李音唐而集韻楊字亦音
 唐其音正同至從食從米義亦得通方言云錫謂之饒
 二字並從食而廣韻十一唐有糖字云飴也則變饒為
 糖矣錫之為楊猶饒之為糖也

字書音燕饒字琳集韻饒字蓋因饒刻音也字而
 禁饒一月息米萬斛周禮對集韻曰饒音專饒米也
 南史周禮曰宋世帝燕饒人頭中舊合應刻土言
 饒饒音香也其饒也饒饒刻到八公言公饒饒也
 公饒登心專饒去聲平余病也饒音曰云宋饒饒也

